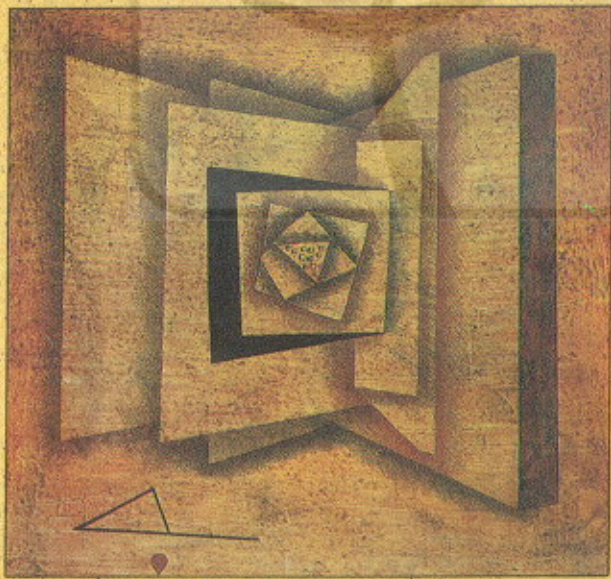


十方文库·文学系列

致

黄远雄·著

时间书



作者简介



他，黄远雄，笔名左手人、圆心鸭等。

一九五〇年，出生于吉兰丹哥打峇鲁。

一九六九年，毕业于当地中华独立中学，高三商科班。

一九六七年开始写诗，深获当时《学生周报》编辑李苍及俏凌的厚爱与关怀，并常来信鼓励与提携。

因为性格不甘寂寞，喜欢四处流浪。

对于喜怒哀乐，他从不假于词色。

他行事处世，全凭心情的喜恶。有时一大清早的阴晴天气也会影响他一整天的情绪。

他喜欢合群胡闹，但更喜欢孤独。

致时间书

黄远雄·著

致金盞拉曼大學
中文系紀念

黃遠雄
敬贈

2012.9.1.

诗与我

如果生活必须有阳光、雨雾、森林、河流、城市、风沙、尘埃，才能构成一幅真实的画面，我已经拥有。但我觉得，如果要稳实自己日常步伐的条件，使生活饱满，则必须广结人缘，利用职权，了解欲望，渗透经历经验，就能发挥效果，拥有这些，我深信，才能不败。

自离开校门，我把自己化为一棵走动的树。十多年，穿梭各大小城市甘榜，深入大小不见天日的丛林，投入尘沙飞扬的蓝领行列，在暴雨烈日下沐浴，且曾在无数挫伤的棘林中站起。在我，生命的意义已是：不断地出发，不断地反击。创伤之余，必须醒觉，失败是心血与泪汗付出，没有预期的效果而又不能不接受的楚痛经验结晶。认清事实，在反省中庆幸。我记得在星加坡勿洛区投身填海工程的行列时，黄姓的老总说：能忍受监督下的无理责

备与吆喝，你反省、你受益。至理名言之极，我把它化为一种鞭促的力量，数年如一日。

在奔波与喘息间，在周旋与言谈间，醺然的酒意与梦魇的慾流，我一直苦索一种平衡的姿态。我希望在物质高度现实与精神心灵理想中，能平衡充实我生活的气息，不致教自己面目可憎，言语无味。因此，我选择了文字。在文字各类体裁中，我选择了诗。因诗的密度，能真正裹腹我的感情世界，呼之欲出而又不是赤裸裸的那一种展示。

如果记忆、友情、心语是一种温馨长存的财富，我已经富有；如果诗能记录我的跋扈狂妄，摄汲我的渴求欲望与真实情感，我已经满足。我的诗，必然是荆棘，必然是狂飚烈日，巍峨峻岩，必然是贪婪的欲网。当在执笔，诗已是我的声带。

不管你介意或不，它将不息地流转。

黄远雄著



致时间书

目 录

- 诗与我【代序】 *黄远雄 二
- 001 初恋于风雨中
- 002 渡河者
- 003 铲雪
- 005 无歌日子
- 006 那个女孩
- 007 掷石子
- 009 独行的人(之一)
- 010 云顶
- 011 独行的人(之二)
- 013 今年雨季
- 014 千年空城
- 016 这雨笺
- 017 走动的树
- 018 距离
- 020 左眼的不眠夜
- 021 我的风与情
- 026 魂
- 028 醉来时，天涯依然

一朵茉莉	029
歌	031
歉疚——致时间书	033
回 归	035
尘埃未了	037
文字吟	040
独 步	042
突 破	044
行 色	046
爱情——致珍	048
窗室之内	049
霸 者	051
手上的笔	053
怀念——诗赠李苍	055
吾妻不谈政治	057
灼伤文字	059
脸 色	061
童 年	063
寂寞雨林	066
星语灿烂	068
诗十四行	071
商业社会	074
一段风雨	076
建筑工人	078
汹涌海洋中一座小岛	080
夜访诺顿外记文字	083
毁楼事件	086
爱情(二)——致珍	089

090	河的构思
092	黄昏的海面
094	一座建筑物
096	有一座眺望塔
099	有一只鸟——悼杨耀民先生
102	写诗
104	楼上楼下
106	诗廿行
110	驿站
112	成长经过
115	岁末心情
116	等待
118	权欲
121	路
122	心事
123	驱车北上
124	诗赠刘林荣二首
127	武林
128	高空
130	候车心情
131	重建
132	交易
134	读报心情
136	动地吟
137	梦魇
139	巍峨的北方
141	南端城市

背水的感觉	143
柔佛古庙	145
华社	147
时间的火的动机	149
癣之外	150
写诗	151
之后消失——致时间书之二	152
行至四十	155
陷落的城	158
墙背后冷冷的动机	160
爱情定位	162
梦土	163
拢岸	165
北望——怀念吉兰丹一群朋友	167
质疑控诉	168
跨	170
后方有你——写给吾妻	172
衔结在南北大道上未能完成的	173
一绪情结——诗赠全兴	
附录	
之一：左手人的诗·何启良	176
之二：独行的人·张瑞星	178
之三：一个需要超越的诗人·飘贝零	180
之四：现实·现实·现实·张光达	185
后记·黄远雄	191

初恋于四月风雨中

四月雨，细细又长长
迷离于南中国海上
针叶松下，我默默
撑着缅念，撑着凝思

凝眸远方四月蔓延
森林之火染红了少女的感情
一个迷惘飘渺的初恋
铭志于碧绿色春旗旌上

四月风雨，逐捕我的心鹿
夜里，我将攀跨天山
采摘一双含梦的眸星
再任燕子缀一串相思环
啣去远方，圈你，网你……

风说，四月多雨的南国
有四月迷惘飘渺的少女

稿于一九六七年
刊于《学生周报》

渡河者

茫然中，村落寥散地远去
而古老的夜，如老人
困窘的脸色
带着吠声，且荆棘，且蹒跚地渡河而来，
浓雾四起
戮透心凉
的暗流

这一条河
星光错乱地溅在两岸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刊于《南洋商报》

铲雪

有人说你的心
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且极力砸碎自己
然后聆听一切
灵魂的哭泣

你的灵魂需要人工
你的心房如紊乱的寄生植物
你尝试摘下浓艳的玫瑰
而玫瑰戳破你的
退梦

让我带你去南方
看嶽立如巨人的山膀
赠你一把铲
铲去你残墟的喘息

没有人尝试推你下断崖
你必下山
让每一只手抚疼着

你的唇片
你必驱月
饥色的月
你要建立
另一个自己
以另一种气候

有一季，让我
带你去南方
看炎热的印尼岛
如何制造克拉加陀的火伞
在水平线上
擎起明日的风讯
必要时则化一阵巨捲
如快速的奥威拉
在生之门槛
冲刺呵冲刺

铲去你心中的雪吧
铲去你心中的雪季吧

一九六七年刊于《学生周报》

无歌的日子

你无歌
街的汗发太长
街的立姿
不能金光万点泼墨
你似是一幅

无人鉴赏的
风向

饮下这风向
饮下这些不男不女的
你回首
回忆就像一件破旧的衣影
荡漾在这枯空的
漠然中

一九六八年刊于《学生周报》

那个女孩

是那个女孩的声音
敲响我心
穆然的寺庙
每个清晨，一束朴素
花的名字
一封永远蓝空的呼吸
在我深沉而晦暗的
脸面绽展
一种自然的芬芳

而我从来没有失望
每个深夜
是那个女孩与她的美丽
在我不言的梦中
蝴蝶起来

一九六八年刊于《学生周报》

掷石子

若你有意

亿桃

我们来比赛掷石子

我所有的石子
必掷向神话的浪声中
你的呢

永远执着一种迷信
美
永远是一种渴求

当你我的笑声潮退
亿桃

我归去。谁与我撑托另一脸更寂寞的时刻

此刻我已无怨无恨
当我归去
我的石子已虚发

后记：

亿桃，我永远还是一个自己，固执而且浮躁，而又永远是一股逆流。很不幸地，当我发现一个心爱的女孩，突然殒星地瞬失在我的心目中，美已溺毙。你竟像高而沉实的建筑物，猛视我慵倦的夜间。数尽两岸的渔火，数不尽内心烦嚣的虚空呵！

稿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刊于《学生周报》

独行的人

之一

茫然袭来
呵你，独行的人
那一首歌，孤独地轻敲着
你的跫音

你走进一座枯空的
城

俱生以来
你便是要流浪
你的路向，树着一种
非雾
非网
非暮霭的孤寂呵

当那束浪涛远去
你和你的孤独，轻敲着
自一座城市
又一座城市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日稿于丹州

刊于《学生周报》

云顶

不以踩青之姿

不眺云海

比一比，众山与我

谁高

一九七一年刊于《学生周报》

独行的人

之二

你是逆着风向走路的人
你细读星子长大
然后飞浴在
飞瀑的雨中
决定自己的命运

你是牡羊，凭你手中的一支牙刷
去独行
于自己不信任的星座里
你非万能的神
你沿着时间的山路
一路走一路爬一路唱
自己的星座

每每回首，你已迷失
你已
越轨

你喜爱飞跃的感受
喜爱迷信，喜爱固执而放纵
在异域
你是唯一走动的
树
在湖心，你并不惹眼
你欲静
你欲远行

稿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

刊于《学生周报》

今年雨季

居然有人牵引雨季
在我家大门
扰惹守夜的乱吠

我家大门紧闭，没有绝唱的对联
也没有喊破了喉咙
依然不肯睁眼
瞧你一下的神座

母亲不燃香；不祭鬼；母亲只知道
亚士比罗药片与手中的
针线
可以绣出明日的巍峨

而今，雨季从五百哩外赶来
在我蹀脚之黄昏
一封信，我如此强烈地感受
我的母亲
今年雨季过后，依然做牛，做马

稿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雨夜

刊于《学生周报》

千年空城

一种未成熟的
青涩在树下，不采摘的人
都是幸运的星座

他不流浪，在命运的
轨迹里。只有敏感的蚁群
不甘寂寞地搬巢
搬上搬下，自青涩的树
它们是属于南方的
气候

如果一座空城，残墟了一千年
花草不生
只有亲爱的蚁群，背井离乡
日里舐着死井的月色
夜里

吹响楼榭阳光的衣影
箫与笛声
即使没有人站着聆听
在空旷的城
一千年，光离的星座

熠熠纷舞，如千缕魂啾
亦不能
如古刹不绝的钟

走不完的路，一条又一条
筑不尽的巢穴，一座一座
未来是一滴青叶上
完美的短暂，透明
且晶莹

舐着青色的月光
只有千年的空城
不思乡蚁群的
与我
错觉地征守

一九七一年刊于《学生周报》

这雨笺

这雨笺，从去年某月
某个五百哩的飊风中
递寄出来

每一行文字草得像
满地枯落的针叶植物
我看见
我的母亲
一双颤弱的手
一针针地，把梗在她心胸的
一首不快
挑剔，而且刺绣

如今，这雨笺的血渍已涸
我依然看见
一种刺骨的岁月
在我母亲
瘦削的羊额
辗转了风湿
以及
千年苦痛

走动的树

我已身化，在异域
满发飞扬的阳光
一树，撑着灵思的狰狞

从一条古老的上流
从秘暗的浅滩
一种独步的瘾，一种狂傲
各割据我半壁
日蚀的脸面

然而，我恒在走动
每次走动
都希望残墟的视线里
有一座奇迹
屹然出现

每次回首，每次
总有一座城市
在跋扈的尘嚣中
燃焚起来

距离

从华卡巴鲁到丹绒巴葛
从这厢月台到那厢
月台
一种长途的
擦肩轨迹，一种远行
一个男孩，经过二十二岁之后
不能不回首的
一种距离

不敢许距离是一座
塔
俯视我的踱步

而距离总是一粒不圆满的月
一种蓝月
你走得越远
月面就更蓝，更忧悒
也更不快乐

某个佳节逼睫之日

更令你
不能不怔望于
七十时速的一种
距离的伸缩性

一九七二年刊于新加坡《新明日报》



左眼的不眠夜

只有惯窃的鼠类
最爱偷窥别人的秘密
它没有情人
甚至咬嘴巴的机会都没有
它只有嚼夜
腊味的夜

只有惯窃的鼠类知道
有一座不眠夜
在我左眼，张着壁虎般冰冷的霓虹
像两扇凉透的微醉微醒

每次每次只有亲爱的鼠类知道
足声退潮之午夜
有一株年华的病痛
哮喘得很厉害
在我不眠的左眼

一九七二年刊于《学生周报》

我的风与情

重来

若欲讨我的欢心
请在我步过的两旁路
插几棵柳荫
播几声
蝉
我重来，这儿已是长长的
夏

或者在你家前院
栽几株清丽的
水仙，让更多的晴光
初霁
飞入我的咏叹调里
飞入爱的雨声中
沐浴
如群蝶

我重来，满发露滴如丝网
落地

飞起，是粒粒鸟声
千种山色
不胜
娇
羞

黄昏

平地轰起第一声
炮驳
黄昏往那山头
落荒而逃
一路的荆棘
纠结不住
只教刺舌间的血渍
滴滴哀啼
向西

寄

我曾寄出
一壶酒

要他酒醒时
上山
看青青的羊齿植物

怎样攀附着禅寺的钟悠升
怎样嚼尽
沿阶而下的暮

没有女人
活着
也要他知道
一壶酒
有时我们比手中的爱情
还来的清醒
浪漫

山色

醉是宿命的掌门人
星辰在他手中
拈念成珠串
破晓时分
纷纷成雨，触地变化为树
在松林
变化一缕缕
得意的烽
火

醒是攀附不住黎明

的寺钟

沿着石阶，一路滚下去

滚下山麓

胸前尽是仙人掌

割破喉咙

仍然呕

不

出

叠青的山色

油纸伞

一把油纸伞

就是整座青空

没有黛青的跑道

曲折向未来

至少，我们不苛求这些

然后一指功

在伞面

戮洞

光就从那儿

瀑布泻下

日间

就是一粒阳光
在夜间
就是整座星空

至少，我们不苛求太多

教伞低头走路
不和大钟楼
照面，不上办公室
与文件喋喋
不看交通眼色
不听时势风云

一把油纸伞
一座青空

一九七四年刊于《学生周报》

魂

从前线归来的人
都是找不到
自己墓冢
一具具流离
不知方向
的孤
魂

(许多年轻的军靴
如此说)

他们无法谱一首自己喜爱的歌
若他们有歌
他们的歌
就是

那：

冷横在铁蒺藜下
嵌贴着
只只破翅蝙蝠
兄弟们仓惶中
被撕成片片的

旧袍衣

每次走过

黄昏

必分泌着烈性

一种

欲呕的

味

每个深夜

他们聆听

兄弟们

无声

咽泣

一九七四年刊于《蕉风》月刊

醒来时，天涯依然

可曾听见我的脚步声
急急奔过，在狂飙的巍峨里
景色的残骸仍遗迹在我贪婪的
感官里。狂欢是梦魇
醒来时
天涯仍然是一幅艳丽的色彩
纵然灌我以
大量的酒精
仅能在我心中
激起一场小小又美丽的风暴
纵然一阵豪雨
亦不能拂熄我全速的沸腾
我是一束永不倦慵的
浪，当众山缄默，为一颗不幸的
殒星哀伤之际，我已在千里
烟波外，一声长啸
我已是振奋的双翅
听不见两岸的猿
桎梏的昨日

一朵茉莉

正如我手中的一朵茉莉
诗魂已萎落
我该悲恸的么？我不知道
我该不该悲恸？或者
我该庆幸
我弃之一如一束已失去芬芳的发
我视之一如浪花的迹
无以栈恋
就这样地黄昏了
最后一株宁静的绿将下土的刹那
我竟身在弔亡的行列中
看殡车蠕动

而苦涩的笑声中
仰空，风不再是茉莉花的气味
一种最火爆的酒精
在我腹内
翻滚成千瀑
一种快感
在疯狂的贪婪下

臻至最高潮的
跋扈
人事与职权的冲突下
我是经纬仪盘座下
最尖锐的一枚锤针
旋足威力
掷出
流矢射向明日

一九七五年刊于《学报》月刊

歌

莫非龙门前的鲤跃
是风暴之前朝向明日的
一种选择
年轻时，叛逆的火焰
可以炽烧意志化成
一种傲然的钢
呵，我就是那阵狂飙
雪亮的刀
可以砍断我风尘的胳膊
割我霜露的头颅
惟不能断我的天涯路
不能拂冷我莽莽的
朝向
因此我歌着
且快乐且痛苦地歌着：
有一种声音，来自狂飙的午夜
我理智的兽
接受自己受伤的数次
拐了一只脚
仍能自信

在冷静的追索中
寻回自己的血迹
即使回到幽暗的窖室里
我的眼睛
仍能射击

一九七六年四月刊于《学报》月刊



歉疚

——致时间书

你始终逼视我，如芥癣
在三十三啮长寿唱碟似的
一座回旋椅上，对于你
时间；以及树木、流沙
甚至自己，我是有一份
颤悸的歉疚；对于生命
我从未如此刻薄
然而，只要我笑声未绝
我魂未死，你仍是失败者

歌仍然由唱碟的涡漩里
溅激成一幅年少的山水
任你镇守万重的绝崖
轰然削立，且措施压力
不让尘嚣翻滚；不让岩峦
叠成敦煌；不让荆棘黛青
向未来；千年之后，万年
之后，你仍旧是那股激进
的巨捲，鼓动无垠的翼翅

无形的攫杀，千寻之下
追抵我的血迹，在凛冽的
夜里，以火的贪婪，聆听
我骨骼碎裂的声音，溅泻
成一幅阳关古道，我宁可
化为流动的沙土，抖撒
无数的景色，捲起千道
绿涛，与你对峙

我峥嵘的笑声，漫佈星空
仍呼啸着一种豹般的狡狴
捉弄你的倦慵

芥薶始终成树，于大空间
托荫，恒撑我的憩息
在我有生之日，你始终
逼视着我，因此，你毋须
紧张对峙；因此，对于你
时间；以及树木，流沙
甚至自己，我是有一份
不甘雌伏的歉疚

回归

十九岁那年，你出门
说是去流浪，去天涯
建立自己的城，茁壮一株
走动的树
七年后，你的豪语犹在
你已慵倦回来
从无数沉痛的尘嚣中
回来，你信上只是这么
说：

我克服了水土，却不能
改变气候；我掌握了成功
却禦抗不着失败，我塑造了
自己，却不能不砸碎

因此

我建立了一千个城
在异域
繁华是他人的

一个偶然

你暮觉

你必须回归贫瘠的土地

斩决内心虚华的枝桠

提炼自己

栽一园的椰

种一片的胶

甚至大红的木槿

在这种气候

非常自己

一九七六年刊于《蕉风》月刊

尘埃未了

莫非尘埃未了
却教轧轧机械翻滚
叠叠山青
倾覆，声声长嘶悲噪
惊醒我金黄色的
一场梦魇，一捏冷汗
在琐碎的统计数目字里
泼溅
化成折了翅的蝶
只只遁入
土木

呵给我一支七喜，要冰冷的
呵给我一幅蓝图
让我熟悉每一寸形势
让我诵读每一座星子的座落
让我鑑识风向
在莽莽的未来里
我始终会教命运改道

逆境绕行

不必去冷眼窥透

每一座钢骨水泥的日出日落

每一座前程的磐石

从我挪移的第一步数起

一路堆砌下去

一路荡荡浩浩下去

一路

壮观下去

不必那经纬仪，千百度里

寻觅每一片阑珊的灯火

追嗅每一寸潮湿和雾的

足迹

我的野簿里记录的

只是：

来自空旷的大漠

一只爱盘桓的鹰

牠的体能，冲击力

眼力，腰力

以及情绪的反应

那不按牌理的

大气压

呵行色匆匆
行色的背囊未全然卸下
却见风沙
又起

一九七七年刊于《学报》月刊



文字吟

文字成熟之后更需
摆脱年龄之轨迹
在光与暗的幻象里
媒介于线条与行色
的焦点之上，时间
蜻蜓点水；合上诗集
匙量隐秘的残墟
在一条未行过的通道
假设谬思，尚未被摸清
真貌之前，有多少
寻幽探胜的香客
愿从荒原出发
在天地空旷中，探寻
一客劫空的触及
在孤立的边界，言语不通的
流荡的湍急里
问路借火

文字驭驾之后更需
超越时空的闸坝

谁人愿在两端燃烧里
捐献生命熬炼
的精髓血型，回归自己的土地上
经营音律，在岖崎的
颠簸之上交换变奏
的眼色，惊惕脚伐
不再沦成异乡人
向传统，索取一张身份
在嚣张烟缸的桌几上
填写年代的表格
在季节的覆辙里
若欲向狼烟烽火抬首
必先向狂风涡漩喊出自己的声音
且结结实实
抓着掷注的证据
比峦岩更颤巍激厉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稿于丹州

刊于《蕉风》月刊

独步

是狂飚的声音
拱托我性格的壁炉
是岩峦的起落
巍峨我登足的磅礴
我非出色的舞者，不在乎
迷失律音的尴尬
时而，我蹲伏
像一头冷静待渡的兽
守着堤岸的不眠，不在乎
波涛涌激层叠
待火炬的夜燃尽了头
黎明初霁，我吼然立身
展示自己铁蒺藜的犷粗
但完整的所以然

即使命运被安排在向隅的
角落，背着时空
读着日蚀；我之来此
我驻此
必有所欲，必有所为
在心头

必有所思

必有情

必有欲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七日稿于乌鲁木齐南

刊于《人间诗刊》之一



突破

城市与我的连系
是一种压抑的梦魇
交通上的阻塞
不过是一种敏感的藉口
且要看我如何
一步一步走出
那瘫痪的脸面

所谓构图，在我血液里畅流
欲的灵感像楼
迤迤一道道更上一层
景色化为凭栏
扶我蜿蜒拾级

如果狂飚能蔚成一股
冲击的巨捲
我虎踞其中，安然撑着
灵思的张望
而铲泥机缓缓擎起的
是怎么样的一座青空呢

或者
是 怎么样的土壤
就该种植 怎么样的
草木

城市与我的连系
确是一种 压抑的梦魇
如果我不甘 雌伏
一种长年 袭侵的气候之下
就要看我 如何
一步一步 走出
自己的 足迹

稿于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〇年八月刊于《人间诗刊》之四

行色

自不同的城市
我们见到不同的人物
自一张简单的星图里
我们见到激奋的事迹
站在不同角度
不需要激辩位置的座落
岩峦、河流，树木
甚至语言，思想
最终不过一轮轨迹
一缮文字
至少在不同的时间
我们可以静观更多的时速
在冷与热的空间
层叠着行色
衣着、面貌、体态
与年龄擦肩
性格在尘埃里打椿
撑顶着晨曦的浪漫一隅
与爱情吻合
当有人忧思

苛求更盈满的未来
在千虑的镜眶下
分析每一个梦
经营一幅蓝图
如何在演进中推算一个
更完整的纵横线

我们却不
我们相信太阳也有灭亡的一天
我们相信
每一秒钟内
都有死亡与诞生
时势可以浮沉
命运可以改造
当烟火冷却
我们不需要太执着

一九七九年刊于《蕉风》月刊

爱情

——致珍

若我能从一封强烈犷粗
而又揉合茉莉般气息的
信笺文字中跃出，该是
多么美好的事，像一座
奇迹，期待中许多惊喜
突然初霁而妳又来不及
惊讶的刹那，我已真真

实实走出，且把全部的
目光注视于妳，牵引妳
美丽蝶翅般的灵犀走进
妳我共同建筑天长地久
的水平线上，一起翱翔
突破那种瞰俯式的云层

转换
人间

一九七九年刊于《人间诗刊》之四

窗室之内

我委实有点厌倦了
就让我在如此水藻般的音乐中沐浴
就让我归去

归去浸浴在爱情的窗槛内
暂时浅搁风雨在篱网外
我委实需要一些时间
洗净每一寸伤迹
以自己的舌尖
舐自己的体味

我的神经枢一直处于备战状态
我的行囊壮色
一直仍搁在手到取来之处
我的门扉虚掩
我的窗框清彻
我的耳廊竖着
我一直以感觉来接触一沙一石的惊慄
唯我闭目假寝
我的身体躺卧
音乐不为甚么地流荡着

如果可能，代我转告
室外的阳光
不要松弛自己的步骤
若要风沙崛起
鲜明的旗帜就必须恒峙着
且一切要循序如昔
当我重来
我仍是最佳的接力手

一九七九年

刊于《人间诗刊》之三

霸者

天地若能容纳一沙一石
一草一木
理应就能容纳我的狂妄
冥冥之中
谁能掀扬我的眉睫
谁能牵动我的衣袂
道路上若有拦腰横木
我没有理由跨不出
眼睛量海，海之腹深
海之汹涌，海之蓝
千堆雪，万丈浪捲
从未有能跃过我摆设
魔障似的一道龙门

当星子已冷，天际
冷若滩岸上一盏渔火
我立身
一步步，一步步趋近
海
我要鲸吞狂涛怒啸

要鱼龙让一道康庄
要以全身腾沸填海
要以一生的狂热
耀亮凛冽星月
要世间的辉煌颠峰
皆活在我光华
臂腋庇荫之下
城墙事业

一九八〇年
刊于《人间诗刊》之四

手上的笔

孤独是身后事
即使我已拥有足够的风光
旖旎的海岸
我想，寂寞是必然的
像锈了的铁栏杆
像被遗迹的时光
像笔尖上的墨渍
黑山白水，尽是
文字香火的一缕延续
而我，什么也不是
像手上，此刻我执
的笔，还能恒持多久呢
我不知道，浪头的欲
再高再魔，不是
花能解语石能言
就能诠释如此简单的
一回事；问题只是在
我该在怎样的情况下
执笔吮尽世间的怒濑巨捲
听听，大地还有胳膊的脉动

还有鹰翅的伸延
还有艳丽的狂飚
还有壮观的山河
而天下的寂寞
自古无人能浇醒
像一双沙场疲惫
归来的眼睛，我愿
为自己，尝试
另闢一座窗框
孤独是必然的
我想，崎岖是必然的
不断出发亦是
必然的

一九八〇年
刊于《人间诗刊》之四

怀念

——诗赠李苍

若果当年，那人
不传递我一炬
信笺的暖流
不煽我诱惑的
探索，不设我
一道深澜般敦煌的迷宫
要我涉入文字
缤纷的境界
开拓另一座领域
今夜，灯下苦思的
不该是我

而那人的梵音呢
那人已走出
不再饮那阵错误的
雨，而那人
究竟匿身在那儿呢
此刻，是否仍在窥视
我惶惶若失的起步

是否仍愿为我拨开
重重雨雾的佈障
急骤冷冷的漩涡里
或赐我全速的拨水器

或赐我泉涌的笔
我为明日，速描时势
在思源的构图里
骨骼分明，日月清清楚楚
炫耀我每一寸
来时路。钢骨水泥与
凝泥土拌机
血汗洒成壮丽的风景
我誓将破土而出
如狂浪的飞鱼
喊着那人

喊着
当年升旗山下汹涌的
有一个
饮雨的少年

吾妻不谈政治

吾妻不谈政治
她只感兴趣于烹饪
如何滋润我胃口
早饥的街巷
依时安顿我的行囊

吾说：
教育是一种政治
宗教是一种政治
战争是一种政治
甚至写一绺文字，握手
寒暄，拥抱，呼吸
都是政治
.....
吾妻不语

当吾妻将葱片
掷下油锅时
她说：
葱花像一枚蓄发的地雷
螃蟹是列阵的坦克

煮炒是喋喋不休会议桌上的
风云
若只知纠缠不清
如何捧弄一道
美肴呢？

吾遂不语
沉思像缄默中凝结的钟乳石
恍悟中
生活之网已汹涌张开
吾人皆是
政治气氛下一只只
迷失自己的
失魂鱼

一九八〇年刊于《蕉风》月刊

灼伤文字

猛灌一樽
烈酒，街道冷清
起来，烟蒂跌落在
桌底下，一团纸
像波动的情绪
被点燃起来
很快地，又被惊惶的
脚，胡乱熄灭
但心灵已被灼伤

我看你摇曳立身
仿佛天地就在那儿动荡
且不住呕泻
愁肠来不及消化的
言语，你竟已笑不出声
我说：此时此地
你已无歌
我已无诗
你我归去

让灼伤的文字
煮我们的半世
辛酸吧

稿于一九八一年七月
刊于《学报》半月刊



脸色

工程进行得很沮丧
打桩机患重伤风感冒
蓝图木筏地
飘浮在雨季里
灰败的天空
像毁坏了的桥头
孤立着
河水涌激，像喋喋不休的
会议室，敌意与焦点分尸
彼此把过谷，像顽癣
恶意地移植给对方，狠狠地
咬了一口；背后，又挨了
一刀

已拟好的辞职书
被掷进纸篓里
他立身，冲进微弱的雨帘
发动强力的抽水机
他要轰然的声响

震撼大地与阳光
他要付诸行动
粉碎会议室内的梦魇
他不要看那群
私语窃笑的脸色
他要把脸色
转给天看

一九八一年七月稿于新山
刊于《学报》半月刊

童年

童年里曾经有
一段梦魇般的
岁月，夜深之后
整个寥落甘榜
窒息在孤寂的
黑暗中，没有
车声，没有城市
喧哗的灯火
我们兄弟姐妹
共拥一张大大
厚而沉重的
襖被，手脚
蹙缩着，像一座
陆沉的岛

欲喊又不敢
又彷彿喊不出

紧闭的窗扉没有
移动，叩锁着
的大门没有

敲击的声响
没有声息的寒意
爬上心胸
像悚然的灌木
四际袭来，他
匿身在黑暗中

油鬼子是会爬
进来的，油鬼子
还是会爬进来的
油鬼子
匿身在黑暗中
油鬼子会在我们
疏忽戒备中
溜进来，我们
连眼皮也不敢
眨一下，虽然
我们皆不曾
遇见

父亲怎么还不回来呢？父亲
要在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母亲独守
桌几上一盏
火水灯，独守
逐渐微弱的灯火
我们不敢轻易
睡熟，每个深夜
梦魇逼袭着我们
像无边的深渊
我们连喊也
喊不出

一九八五年

刊于《通报》「文风」版

寂寞雨林

寂寞是青郁的
热带雨林
孤独是那山头的峭壁
在岁月的冰川里
削整

我虎踞在这山头
眺望那峭壁
俯瞰内心
意念酝酿另一度
风暴

暴风雨时
我总希望弯下
陡峭的腰臂
以飞坠的瀑布
拭净慵倦的眼睛
在莽丛的谷壁上
写人间瓦砾的诗
以湍急的一绺

文字

我曾来过
亦曾长驻于斯

一九八五年七月廿八日

刊于《新明日报》「文艺」版



星语灿烂

有一少年
自辟一座文字迷宫
满室敦煌
像一系列籍贴的浮雕
踌躇满志的神情
一步步，一步步
走进
浮光

他捲入灯火的漩涡
他捲入缤纷流动的
激流，他欲止步不能
他脚步加速
他步伐仓惶
浓密深暗的绿
袭掩过来，他走不出
荒阔的森林
他陷入
浮沙地带

星移月转之后
沉沦沼泽之后
自莽林一片
有黑色的恐惧
有灰色的眼睛
有舐血的荆棘

一个猎狩的人
跌入自设的
陷阱，那是一种荒谬的梦魇
但绝不是一种笑话
之后。他冷静沉思
追索一支浮木
一根花草，掌中握着
一条无岸的河
河中，酗然的年少

意志是桨
他必须尽快摇划
出去
划出空无浮光的
掠影境界，他要
弃舟，那载也载不满
欲望的舟，他要

聆听

大自然低沉的召唤

伸出敏感的手，可以

触觉土地的那种颤悸

他尽快划桨

他要出去

聆听

灿烂星语

一九八五年七月廿八日

刊于《新明日报》「文艺」版

诗十四行

(一)

通常，回忆的门扉
是虚掩的
在无风的寂静中
偶尔也会有时光的分秒
悄然从缝隙间
流划。通常，我躺卧
在那儿，呷一口淡淡的
茉莉花茶。即使有事无事
有意无意
我从那儿探首进来
我从那儿跨脚出去
垂目，心中自有一道幽泉
天地在那儿流转
天地在那儿冷暖

(二)

文字有时像行云
诡异而写意，像
心中一首歌，唱自

各人的口中，却有
千百迥异的感叹
而岁月也有千百个
窗户，你打开
里面有千百条路
不尽相同的方向
当你说：「倦」

你可以从另一扇门出去
依然是海阔天空
依然是海角天涯
文字有时可以见证

(三)

井之存在
是静止中仍期待
泉涌的一种刹那的
欲望，仍贪婪
当年代脱离地心吸力
井被狠狠地
掷弃在后巷陋室里
群众仍在会议研讨
仍在讨价还价
仍在掏不出一张
籍贴自己脸面的

身份。文化就是那
快要乾涸的水
水，就在银行的贮藏室里

(四)

我期待中的一种
燃烧，迄今无能在
财务支付上兑现
就像搁浅在深邃海域的
一艘探油船，摇摇晃晃
许多意愿梗在
情绪的泵喉间
除了玫瑰可以
馈赠情人，许多不能赴的约会
暂告取消
而我期待中的一种
燃烧，正如一般意料
展期，至生命最后一分钟
仍坚持有效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
刊于《星洲日报》「星城」版

商业社会

整座空间
是一片水银泻地的沼泽
商业无孔不入
连我的心眼、思绪
都逃不过电脑的谋算
曾是一片丰盈的
例如太阳，都可以勿视
在逐渐黯暗的事业光辉里
竟沦至不及
一枚核子
何况一个卑微的我

如果我不是最显眼的
一颗，那么我就是
最淡暗的

我还埋首在干什么呢
写稿，这种气候
一个字多少钱
灵气与气质

不是醉酒美人
不是惹眼的霓虹
所以我说，股市与行情表
最深入民间
谁能暴起暴跌的掌声中
掀开新页
谁能惊涛骇浪
安撑一叶轻舟
谁就是方向

意念不是风雨摇摆的
一盏孔明灯
谁又是扑火之蛾
无必要拥一生的筹码
在伏案与探寻的
深渊里
头头撞黑

一九八六年刊于《华商报》

一段风雨

如果允许我
重返风雨这段摇摆的
路，时间非常紧迫
我孤坐在静寂的山间
品尝那初霁而独有的
冷冽
在眸里溅激
流入心间

如果这世间没有
那么多的人与事
那么多的事与物
我不会这般慵倦
我惧怕那种身后的
飘泊而又不能静止
我不甘雌伏的那种
潜伏而又不能不
飘泊。时间是这般
漫长而紧迫

十六年了，长长又短短的
十六年，你教我
如何摊开一双空无的手
教我如何捕捉
惊叹而翩然如蝶的
掌与拍击声

如果允许我
重返风雨这段摇摆的
路，不要时间祷语
不要年轻岁月
我心间有一首无止的歌
缠缠绵绵
有憾有悔
唱完这一生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七日
刊于《通报》「文风」版

建筑工人

天气晴朗
心情晴朗
笑声可以抖撒
爬上屋脊的人
看云端的晨曦
看逐渐蔚蓝的
天空，看层叠
波浪的红砖绿瓦
与一抹温煦的
朝阳，铜圆亮丽得像
简直可以脱口而出的
音律，他不善营造气氛
像额前的发
再尘埃也心满意足

给他永远晴朗的天
给他砌不尽的城墙
一道道，一道道
尽是他心胸间康庄的
意愿·给他一支

瑰丽的笔
纵然人间瓦砾片片
世界崎岖颠簸
他为自己生活
他为天地粉刷

一九八六年作品

一九八八年三月卅一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汹涌海洋中一座小岛

当潮水涌涨

在我眉睫，我是泪者

把半个青郁的头颅

潜浸水中

在珊瑚麋集与海藻繁聚

之间

涤洗尘垢与阳光

当潮水涌退

在我蹒跚的足边，我是钓者

以藤类攀附的千臂

而意志伸张，像饥渴的

热带雨林，向上，向上

在发际与枝叶之间

辟开生命

另一道竞技场

(关于我的身世

众人议论纷纷)

他们说

我是海岸的私生子

他们说，我是火山的

馀孽；他们说

一个晨昏浪漫多情的母亲

背弃土地，与一个专横霸道的

鲁男子

在不该邂逅中邂逅

触发一场惊天动地

不可收拾的恋爱故事

而我是悲剧后的

另一章

延续

在民间

欲断不能的香火

传说

有一族红印第安人

常用耳郭紧贴地面

聆听他们兄弟父老

远近归来的蹄声；而我

耳尖顶笠在天际

在风雨摇摆中探测

我体温以外的冷暖

日日夜夜
我仿佛听见
有一片辽阔的土地
在遥远的一方
要我向他挪移

我是泅者
矢誓濯净前生的垢迹
我是垂钓者
誓言将我丰盈的
岁月
向他游去
向召唤归队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二日
刊于《星洲日报》「星城」版

夜访诺顿外记文字

午夜从焚毁的诺顿
回来，捻暗眼前最后一盏
灯，让心头颤动的灵思
贯穿另一座黑夜无边的
梦魇树林，追嗅
趋向平静之前
玫瑰与鸟声
几瓣记载的
饮泣文字

隔着窗，把魍魉的
夜驱逐在外，沉思趺坐
全孤的黑暗中
透视内心膨胀的
欲望，揣摸一石一沙砾隐秘的
暗语

而寂静的窗外
仿佛有风雨
在远方诅咒

战火排山倒海
而来，文化在最前线
为不息的灵魂祭旗
未断奶的，在枪械坠地
之后仍死拗着
丰美的乳香不放

袍衣空舞，贯穿弹火
雨林中，坠地犹若一封封
断了天涯
欲寄不能
焦黄灼味的家书
火在那儿燃焚

火在那儿燃焚
诺顿这座废墟
有人来过，仍有人
络续而来，因为他们听见
有一抹微弱的喟叹

来自熊熊的火芒
隐隐约约
他们相信
玫瑰在里边盛放，鸟声在里边
回响不绝，尚未通行的

甬道上

不息的灵魂在那儿匿藏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

刊于《星洲日报》「星城」版



毁楼事件

你看我架起一座蓝空
却不允许云絮般鸟语
掠过，在闲人止步的
禁区内
你看我擎起巨锤
在来不及过门的
旋律里
轰然坠下
敲击在平坦的屋面

我看见徙迁的岁月
我看见支离的日影
我看见无人步行的空间
我看见抖嗦的魍魉
我看见血管爆裂的垣堞
我看见引颈待毙的
半身瘫痪

所有闲荡的树木
都必须远离现场

所有事不关己的建筑物
都必须掩脸背向
所有流弹射程内
都必须机械严守
所有出口或入口
都必须生人回避

看我蚩尤的臂膀
看我后羿的弩射
看我风雷的性格
看我霹雳的舞步
看我指压微弱蚊类的得意
看我脚踩行将
熄灭烟蒂的不屑
看我脸色
看我眼色

天地间
不能有过门的音乐
不能有击筑的乐章
不能有柔情一面的
破碎浪
不能有窃语的潮音
不能有半点浮躁的

心情

你看我架起一座蓝空
却不允许云絮般鸟语
掠过，在闲人免进的
禁区内

你看我摇舞着无影的
指挥棒
教后无来者的天地
独沧然而泪下

一九八七年五月廿四日
刊于《新明日报》「沙洲」版

爱情（二）

——致珍

时间燃烧

一种流窜的

暗夜。八年后的今天

请再读我给你写的

诗；如果文字不能

揣摸的，就让眼睛

逡巡对方的心意

如果我能再为你

建筑另一座城

你我共座值此

风凛夜凉的

楼台上

并邀来明月

击筑的酒兴

能让我沸腾的

爱，依然是

你最亲昵的

名字

河的构思

这不是怡情的窗榴
谁都不想走上极端
像街头群众的抗议
你看我，妥协地
脸向大自然依归
不回首，不把性格
流露，不把恋情
向你
缓缓细诉

探首
谁不想那峻峦的颠簸上
行走，然后索桥的臂膀里
飞瀑坠下
考古，是思源的另一
种积极情愫
尤其在月满之夜
吮尽满腹之欲
压抑不禁的高涨
打翻一罐罐汹涌的暗夜

吵醒鬻孤的自己
鞭促鱼虾着鞋
上岸走一段路

这的确不是怡情的构思
谁都不想最初走上极端
当内心澎湃形态
难于度桥，揣摸
抑或充份表现
我希望你
能了解我的委屈
处境令我难堪
更何況不定型的风向
尽可能的情况下
我愿将此恋情
向你
缓缓细诉

一九八七年六月廿八日
刊于《星洲日报》「星城」版

黄昏的海面

黄昏，酒意的浪人
行吟于草泽
伸展长长的懒腰
把蹒跚的跫音
遗下

那不是遥远的召唤
那不是休战令牌下的
暮鼓，我很清楚
我看见自己
走过浅滩，走近海
走向久违的涛音
以浪花之沫
濯洗

一道道岁月凿成河床般龟裂的
皱纹额际

尘封的容颜
之后我立身看余晖
且向微弱的热光奔去

不为黑夜恐惧
贯穿无边的思绪深渊
向更年期后的
另一座未知里程
奔去

奔去
高举欢呼的双臂
在石与火种之间
能采摘几多
就摘采几多
更蜂巢带螫的明日
在逐渐白了发的
浪花层次里
把诗
写在久违的海面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九日

刊于《星洲日报》「星城」版

一座建筑物

每一盏灯饰
在天光后
必须匿藏自己的锋芒
必须牢牢权衡
以太阳的喜恶
化为自己的感受
甚至
钢筋必须深谙
如何掩覆自己的性格
众多纵横静脉动脉里
雷电要劈弯你的腰，风雨
要扭曲你的脸，岁月要腐蚀你
澎湃的意志
不能吭声
不能咆哮
不能掠美

在缩压与密不通风的
焗室内枯衰
围披湿透的麻袋挨饿，日日夜夜

张望

照脸色眼色行事

甚至

沙石水泥皆不能例外

要你塑像般坚立就不能

螃蟹横行

且不能言倦

架起你的姿态

披袭你的风采

灌铸成一座

孟姜女不能哭倒的

长城，玫瑰亦不能

刺伤的情节

建筑物竣工之日

大厦命名之时

你已不是自己

你在闹市里遗忘自己

你生存的价值

与捻熄的烟蒂

一起沉沦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六日刊于《朋友月刊》

有一座眺望塔

深海里有一座缄默的
眺望塔

用他凝重的风霜
与麇聚的珊瑚恋爱
在语言不通的境界里
他用一种照明灯逼表
微温的颤悸
来揣摸对方的心迹
还有一种簇簇迁徙而来
美丽羞涩的海藻
是迟来的介入者
善变、敏感且亢奋
总爱把灿烂的缠绵
仰首，以千条柔波的粉臂
向他蛇般游去
吐气如兰

我第一眼看他
第一个念头
就想砸击他平庸的孤寂

我想进去
去进他内心世界
看有多少风花雪月
缘何不断被纂写
看有多少海誓山盟
缘何迭变颜色

我亦想了解
一座经年缄默的
眺望塔
不曾看城外霜雪
不曾看天外风云

除了，守望复守望
除了岁月，一层层
向他披袭无奈的咏叹
他究竟有多少能耐
能巨型蜘蛛般
盘踞在汹涌里
把柔韧的蛛线吐尽
教另一种风华
整座大海
向他流波的眸底
潜移
向他

踱去
削直的背影踱去
而汹汹的汹涌
守候在他四际
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拒斥
一次又一次
把我挡退
他竟如此敏锐
把脸面一沉
把所有表情
深深收敛
在冷冷的孤寂里

他竟如此轻易
粉碎了我整个偷袭计划
我还是什么都不说好
我是燃烧的星空
熊熊一团炉火
燃烧自己
空无一片的
内脏

有一只鸟

——悼杨耀民先生

有一只鸟

嵌立在

高压电缆风景线上

脸面哀伤

仰空

把瞳孔变化成烟窗一角

当思念的雨季

泛滥

当时天色快要暗下来

遥远的海上

飘来凛冷的雾气

把斜坡上的阴霾

情绪化旋转着

一种萧瑟音色

像三十三转唱碟上缺堤的

激水

牠在高不胜寒的

线流上

孤守

音讯会从那海上隐约传来
音讯会从那海之外岸之处
传来

虽然有点突兀
但晴朗的天空
谁能肯定
电击雷殛不会
戮云而过

当牠沉思
其他同类早已离牠而去
牠悲恸的那只
会否在另一座
孤高的悬岩上燃起一堆
篝火

一盏继续导引牠
去完成另一段
飞越

五年后的今天
有一只鸟，值此

旋回不去，嵌立在
这高压电缆线上
为另一只死去的同类
悲啼

一九八七年八月九日

刊于《通报》「文风」版



写诗

下笔之前
与聒絮的意象
争执

我写诗
向一颗清醒的头颅
在透澈晶莹的
露滴枝叶里
震颤

展示我的风景区
我的情
爱慕与恨同在
嵌夹自己
在风暴招摇的
电缆杆上
笔
挺挺直直
剖出一颗血淋淋的
赤心

一颗清醒的脑袋
一颗惊喜
永不言凋的
微笑
与孤寂飞簌在
银白的雪地
意象，牵制先机
在轨迹上
源源推动

一九八七年七月

刊于《蕉风》月刊405期

楼上楼下

我们盼望有人楼上走下
我们盼望有人楼下走上
我们伸长颈脖
直到眼睛疲惫得想放弃当初的意愿
楼上依然跫音作响，来来去去
仿佛桌椅迁移频仍
楼下聚集着渴望的眼睛
像一口口枯竭的井
不敢轻易改变那种戒备的姿态
期待有一团洵美的绣球
琴韵般抛滚下来
我们继续盼望
睁痛了眼睛
也不敢霎眨

我们开始猜疑诚意
我们开始敏感处境
我们开始怨愤安排
我们开始仇视肤色
我们近乎失去理性

我们不再相信诺言
绝不

稿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

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五日

刊于《星洲日报》「星城」版



诗廿行

之一：行止残墟

在兽践如此的生活，图拼一张
跌落陷阱的脸
独饮一樽逐渐淡暗的事业
在星语喋喋与夜的咏叹里唱
期待中不该如此狼狈
看他人恋叠楼宇
看自己毁灯灭迹
一棵棵被移动的树
折道转返的皆是
变性手术
垣堞坚持玉碎
记忆里荼断臂的血泣
沿途拣拾风声
叫卖魍魉与眼色
暗斟玄机
专候

有心人再上路

之二：琼花一现

当琼花在最寂静的午夜
作无声灿烂的爆炸之后
吾惺忪醒来

披着风露
株守一抹
冰洁玉体的风华
天亮之前，它将垂目
天地间，所有生命
能悄然临莅的
能因缘际遇的
能应运而生的
能不沾世俗的
有几许
今夜，吾将亲抚
捐献颤悸的一具灵魂
激励作歌
要璀璨一生
无惧短暂
且不为前头巍峨障碍
动容

之三：出轨事件

自一则火车出轨事件
顺手拈来的灵感
吾友，身为守栅人
在气笛号响之前
自己相貌各就各位之前
思想与欲望共赴一段
巫山云雨之前
阳光是自欺欺人的
风雨也是；惟独那道
轨迹的去来
长期蒸发一种腐蚀之锈味
是一种工业与职业
最严重的流行压抑症
某日午，与女伴在梦中
闹情绪，他说
长期浸沐在对方的狐臭气味
是一种加速的金属疲劳
任何感情纠纷
越轨事件
与职责无关

之四：火山

那是一盘犹未下完的棋

我力撼动摇的河嶽
激怒了对峙的命运
捲起乾坤两袖
一挥
竟十万八千哩外
把我连根拔起
抛入大海之中央
念我命不该绝
且不甘如此
放逐，就地卧成一座
孤绝的岛
伸出突兀的喉颈
引爆滚騰的天窗
像蒸发的巨柱
向上，喷涌雷霆万物的
熔炉
以持挟天子之姿
两眼飞捲熔岩怒火
誓将天地颜色更换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刊于《蕉风》月刊 409 期

驿站

一天醒来
白鸟扑翅
掠过，一枚青涩
千疮百孔的某
跌坠硬壳地面
感叹声音

有人来过

是这座陈年打盹的
憩亭
阻碍了去路？抑或
所有的路
来去问
皆有不能跨越的
一道
驿站

谁来过？即使是
一枚败坏的

青果
也请将清晰的
脸庞
遗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刊于《新明日报》「沙洲」版



成长经过

当飘逸自如的生命
进入另一幅
浩瀚亮丽的风景
流泉的声音
在他心底
激荡着永不枯竭的
喜悦；他，噢不
是行将蜕变的，噢不
是前生注定
他是最艳丽的一只
蝶

他来过或不，都已不重要

跨出那侷促的门槛
跨出那片树林的绿
一片茂密如荫
父母般呵护的童年的
绿

以枯枝的手
堵塞连夜的雨露
为他抗御
隙虚而来的风沙
他就像花树一样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地
茁壮

羡慕他，因此花树的根不经易地泄露
地底流泉的秘密；爱慕他，因此花树
不断重复欲望的狼只出没之兽迹
当父母的爱
不再是甘香的矿泉
当父母的眼泪
挥湿不透他丰盈之翅
他生命中另一个夸父的身影已翩然
成型

如果有必要
他可以宙斯
一样自断一条臂膀
他必须向前
向前恒持着

一种
激励的暗泉
不为艰难山川所阻

他来过或不，都已不重要

因此花树成荫成丛
因此贪欲
像一罇一罇刚启开的
酒，醺醉他的心意醺醉他的脑袋
像水一样的小女人
像蛇一样的工心计
像他一样的轻薄浪子
有狼一般的狡狴
有狮一般的胸襟
有天地一般的
岁月
自有另一番风雨
与他撑伞经过

一九八八年二月廿八日
刊于《通报》「文风」版

岁末心情

气笛抵达
每一座驿站之前
急促响起
才蓦然
一九八九已横在前头
八八年没有诗作
一片空白
喉间顿有一股浓痰般
不快的心情
急欲露吐
与手上的笔
跌荡在轨之两侧
为一辘脱节的岁月
作一个无声抗议与
见证

稿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等待

宁静的夜
偶而会有一列车厢
急驶冲撞
而骚动

孤寂的心
偶而也会有熟悉的掌拍
隐隐约约地
回响不止

路，纵有千万
我们并肩走过

风景，纵有变幻
我们闭目潜移

泪，可以因风砂刺眼
激溅
汗水可以廉价
抵押

落拓，是一层单薄的外衣
苦中作乐
只为了一种过渡

除了一腔热血，我们一无所有
除了一腔热血，我们支撑等待
夜色燃尽
天露曙光

稿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权欲

时间不断地扩张疆土
一疆土一个梦魇
他开始慵倦
这种支撑，仿佛一生
睡不醒，张着眼睛的
行尸走肉

他巍颤颤地站起
他企图拔足，才发现
权欲就坐在后头
用无形的阴谋束缚着他的
身心，他呼吸
他吃喝，他坐立
不能自己

权欲就坐在
黑暗，高耸的阴影之中
隔着一层单薄的蛛丝网
让他看不透
他的脸面

黑暗是一种莫名的恐惧
黑得不见五指更令他惊悚

他四处寻觅一面光
或者小小的镜片
即使残缺不全
只要能戳痛他肉体的
硬物
他都尽快搜罗
唯有痛
他明白一切皆不是梦中
一切还很
实际
活着

他吮血
拼命吮着自己的血
就像时间扩张的疆土
直到血流耗尽
他把残剩酒精的样本
自腹腔中取出
很快地，他发现
梦魇不断地在他体液内
繁殖，权欲就坐在

唯一打开着窗扉的
狭长的心眼里
冷冷地笑

时间在冷笑声中匿影
一切的疆土
像舞台上逼真的
假象，奇峰叠出
他转入幕后
与权欲对坐
看清彼此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九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路

走了这么多年的路
最后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翻越了山山水水
之后，才开始跋涉
才开始领悟
岁月背后
有一道孤寂的甬道

一条路，直直走下去

稿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九日
刊于《蕉风》月刊424期

心事

把八八年的心事

捏塑成一尊

石像

记着：刻意把那张脸

拉长些

两眉紧蹙

八字倾斜

左边悬着：「失意」

右边写着：「失业」

下弧型的嘴

啣着一枚

咀嚼久久

欲吐不放

青柑椀

稿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九日

刊于《蕉风》月刊 424 期

驱车北上

深夜，窒息在长堤上

闭塞阻塞的心情

冲出关卡

在踩尽油门

之后

逐渐舒展开来

把夜狠狠地

摔在后头

把所有进度低沉缓慢的

节奏

狠狠地摔在后头

我要血肉沸腾

我要意志归队

我要贯穿无边的

黑暗

我赶在第一道晨曦之前

抵达都门

迎接自己

诗赠刘林荣二首

(一) 老大

大喊一声你

「老大」

一座山的包袱

驮满在摇摇欲坠的悬崖上

百上加斤

投掷另一粒岌岌可危的

巨磐

无非要你时刻警惕

无非要你卧薪尝胆

无非要你冷眼砸击

一股浩浩荡荡而来的形势

斟破心中的茧结

无非要你

捲土

重

来

(二) 过河卒

上空

恒是蜂穴敏感的雷齧

恒是棋局飘忽的风云

一声叱叻

一声呼啸

将你连根拔起

千寻之上，千寻之下

惊魂未定时

整个你已身落

多峇湖附近

听两岸不绝的猿啼

听风雨啁啾翹翹林立

听排山倒海的伐木声

听雪白的血纷飞

听覆辙中辗转悲号的

命运

既然卒子过了河

就激励自己

以破釜沉舟的气色

既然归不得

就擂击自己

以咄咄迫人的鼓
战战兢兢
以壮行色

一九九〇年三月廿三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武林

不给他腾云驾雾
他义举共襄
他疾呼声讨
义无反顾

给他翻蹬筋斗
他纠众闯墙
他撕裂自己的脸
义无反顾

「武林」二字
本是爱恨不分
血肉模糊
惊涛
暗潮
汹涌交叠的醜墨
泼溅而成的一阙
风雨

稿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九九〇年二月一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高空

一座鸟类绝迹的

高空

横架着钢筋水泥

张翅旋转着起重机的

高空

俯视着最早醒的城

亦是澈夜不眠的城

在南马版的下端

舐舔着一绺一绺沾满

蜜糖般的露酥文字

打开最南端的窗门

把惹蚊的舌尖

挑逗直伸

向彼岸道貌难按的

高空

一座没有星空装饰

任由廉价的迷雾霓虹

导游与扶援下

亦不会迷路的

高空

这种亢奋的夜
与男人公事包周旋
与连场抱满怀的烟酒香水味
饮胜千杯的
高空
踮起脚尖上床就鼾息如雷
半点也不心亏的
高空
却需另一个女人起身
为他净身善后，忍受扑鼻的酒腥
嘀咕至天明：
哎呀呀，恨不得老娘
怒打白骨精般
掄起，那一棍如意
劈毁所有艳奢
暗里窃笑的灯火与
盘丝洞外的
高空

一九九〇年

刊于《蕉风》月刊 436 期

致
时
间
书

1
2
9

候车心情

经济复甦

毕竟是一樁好事

至少，不必矮身自偏逢连夜雨

求职无门

寒俭的低簷下

苦候下一班

从旁括出的

西北风

一九九〇年

刊于《蕉风》月刊 436 期

重建

若有落寞
打从心里经过
那是绝无仅有的
疏忽，与缠绵的长夜
扯不上关系
我每一天的晴朗
像咀嚼不放的柑榄硬壳
包藏无尽的生机
在打椿机怒吼的砸击下
接受密集考验
然后，自倾毁的垣堞里
重建

一九九〇年

刊于《蕉风》月刊 436 期

交易

给你几多
要回几多
谁说桌底下的交易
永远见不得
光

整座山高了几寸抑或
低了几寸谁知道
整条大道铺施的沙石与沥青
厚度少了几分宽度少了几寸谁知道
整座工程竣工
少了几粒砖少了几包灰料
我不说你不讲谁会知道

就这样
我签署一份
你期待已久的核准文件
你给我
心照不宣的大信封

我这就上云顶渡假
你等我的消息

早安
阳光
合作愉快



致
时
间
书

1
3
3

读报心情

被往门缝底塞入
一份刚出炉的
早报扯醒

推开长年禁锢的
窗
让盛装而不设防的阳光
狠狠地跌撞
进来

早安
比梦魇还高的野草
比黛磐还黑的孤寂

早安长期蒸焗的钢铁
早安缱绻的潮湿
早日照面迎来的报纸
早安当天地产业复甦
大特写文字
早安跌跌撞撞的心情与阳光

像泛滥的
浪潮与
滩岸

一九九〇年

刊于《蕉风》月刊 436 期



动地吟

要广袤大地整座沉寂下来
是不可能的，熟睡的脉搏
仍有隐约的雷鼾声；月黑
风高仍有流窜不眠的虫豸
岩峦不语，滩岸却有难掩
的暗潮；山林无言，栖禽
因鼓噪的气压而展翅，我
有抑郁，烈酒不醉，文字
不能淋漓，我惟有怒拳相向

我是那股蛰伏的惊雷
我是那股沸腾的热血
你若不击鼓，我何以怒目喝斥鬼魅魍魉
你若不击鼓，我何以环伺忧患愁结
你若不击鼓呵
你若不击鼓
世情太偏狭，我何以独吞黯然

梦魇

风里，我走着
沿着前半生熟悉的街巷
来到败落的旧居
两扇门敞开
大白天
里面坐着一个

夜夜
它从五百哩外飞来
舌舐着我无助的惊怵

夜夜
它从五百哩外飞来
摇撼着每一个月黑风高

我走进去
直上腐朽不堪的楼板
来至尘封的床缘
俯身，企图抱起

欲喊，喊不出
四肢颤颤抖抖
一具瑟缩的
昔日

黑暗中括出一阵
冷冽刺骨的狂飚，我败絮般
捲出窗外
风里，我走着
沿着前半生熟悉的街巷
来到倾毁的旧居
两扇门敞开
大白天
里面坐着一个

一九九〇年

刊于《蕉风》月刊 436 期

后记：

最近，常在梦中回去童时的旧居，那里的一阶一級，一樓一板，依然清晰如昨。那凡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连连发生在我童稚的岁月里。迄今，我还是耿耿于怀，且无法拔足走出这座疑惑的迷宮。

巍峨的北方

北方，恒是一座巍峨多娇的名字
惊喜中常霁射出许多赞叹的飞瀑

而今北方正炽热
有人在壮观的狂飙中心吟哦

是蜃楼吗？哦不是
我确实听见有心人扎营的木桩
结结实实地戮入
我身同感受的内脏

何时，让我飞越振威大桥的一段骄傲
高眺临瞰

当年山色匆匆的赖敬文

当年四蹄飞扬
快乐又悲伤地唱过的歌

而大桥亦有两端伸展不及的
地方，风吹不止

来自十方八面
蔚成暖暖的气候
聚居成社

稿于一九九〇年五月十日

一九九〇年六月廿五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南端城市

坐在横架的铁栏杆上
听天色渐暗
漫天扈跋席捲的车器
几乎掩覆，沿岸匍伏而来
细泣的潮声

真的，彷彿所有的星辰
都盛装赴约
把最灿烂的光芒
不吝地捐献给彼岸岛国琳琅的橱窗
猜疑的、黯暗的
悄然遗弃
几颗

我用微颤的脚尖
轻抚潮湿的防浪堤
让踏遍国内名山大川的
足趺
俯贴着焦虑的心口，以及脸部
扭曲的张望。无言

我的观音，隐约
响起

几颗悬空的敦煌装饰
固然耀目悦心；若要长久
若要落实、我宁可选择
海拔万丈，自胸腑中耸挺
巍峨起伏有致的主干山脉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罕有的广阔
包藏无尽的生机与宏胸气节

我把观音遗下
要海峡沸腾
要防浪堤巍峨
要这不眠的南端城市
意志连绵催发

稿于一九九〇年五月廿二日

一九九〇年七月五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背水的感觉

我喜欢这样，背着水
向巍峨的北方瞭望
充满一种后无退路
枕戈待旦
山河犹在的感觉

我想年轻可以无畏无惧
破釜沉舟一鼓作气
犹似当年楚霸王
力拔山兮的气概
我想年轻可以义无反顾
执鲜明的旗帜撼撼河嶽之根本
惟长途跋涉
却始于跨出的
第一步

喝

不跨出，安知江湖远近
不抉择，如何辨识对错

不出击，成王败寇谁是

我喜欢这样，背着滔滔逝水
在最南端的城市
向来时路依稀的北方瞭望
充满一种 待从头
收拾旧时山河
义愤填膺的感觉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稿于新山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九日

刊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柔佛古庙

到底蒙尘的横匾想说些什么
到底积弱的竖柱想说些什么
到底百年来的北望频仍
烟瘴积深而呛咳不止的窗槛
想说些什么？徙迁南移
迄今仍无尽地缀网捕捉岁月
匿身在一隅阴暗的
老蛛蜘想说些什么
什么也没听见
什么也没听见
只见两面夹攻从后包抄而来的打桩机
此起彼落
日夕辗转难寝

不知谁在庙宇内膜拜
风起云涌的烟薰
刺激而按掩不住的灶炉
连声打喷嚏
清彻回响

惊动了四周守护的猎犬
风声传开
倒是栖息在与古庙同龄的老树上的
鸟雀有话说；终年拥众喧闹
平日连大门都不曾多瞧一眼的
繁华与喋喋的趸足
亦有话说

一九九〇年五月廿五日稿于新山

一九九〇年七月廿四日

刊于《南洋商报》「青葱年代」版

有些事不提及
无嗅无觉
即使盹睡千年
亦无痛无痒

若有那个不识趣的家伙
在正厅冒然点火
整个事件立刻熊熊传开
像滚烫的热山芋
在场的人都趋前接抛
但谁也不想沾手太久
只是在乎，如何推波助浪
把这凑兴的场面
推向另一个汹涌叠摺
热热闹闹

传统这个包袱
尤其文化这项课题
顶是累人的
祖辈执手不放

后来的却抛而不接
一张哭笑不得的脸
面对热风冷雨
还要苦撑下去
这辈子
直到——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稿于新山

一九九〇年七月廿四日

刊于《南洋商报》「青葱年代」版

时间的火的动机

时间蹑足溜入后巷
且沿旋转梯拾级而上
依然一副刚愎自用的脾气
从无知的底层燃起
燃掉最旺盛的岁月
燃掉大半生纠缠不清的
暧昧，仍无法燃去
眼前盘踞不动的穷根

今夜，仍愤怒
仍熊熊，睚眦血喷
引颈，大口大口地
仰饮着灌顶而下的滂沱大雨
纵然雾起

前头乱石鱼腹浦
亦要痛痛快快地
连营
七百里

稿于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460期

癖之外

如果你无法将我
彻底毁尸灭迹
你必须面对爱恨不分
与我痴缠下去

所有的恩恩怨怨
怎能一笔勾销呢
你涉过这趟浑水
再轻狂
也得留我七分憔悴

我是你记忆中
一抹狂飙劫后的苦涩
像落荒的血
一趺一音

咬嚼你前半生
一分一毫
拖欠堆积下来的
因果

稿于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 460 期

写诗

我写一首诗
希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就像墙壁上的长短针
的的达达辗转着
如果你有心
你将明白我喻寓什么

我不能永远坐着像一座山
我不能永远是一束不凋的浪
我将躺卧下来
让后来的跨步而过
即使我是崎岖颠簸的
最终亦会坦荡下来
如果我继续写诗
不能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我回避，让后来的时间
不停地辗转我啜嚼的足迹
流成一座无言的
沙丘

稿于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蒸风》双月刊 460 期

之后消失

——致时间书之二

在决定放缓所有的时速之后
时间，此刻，我再执笔
给你写第二封信
之后，我将消失在汹涌的人潮里
不再坚持，站在最前端
浅滩上
作无谓的谄吠
或者冲刺

我是那么刻意，时间
像你一样，曾经那么刻意形象
例如奋斗、对峙、叛逆
一双颤颤抖抖的手
一颗战战兢兢的心
无数次捏造与摧毁
在一次酣然狂欢之后
才募觉
所有的经验，皆被假象蒙蔽
所有的狂热，竟成了陪葬品

我不得不放弃抗拒
不得不弦改
生活的姿态
或者妥协

所有的愤怒冷却之后
转化为一冢无奈的灰烬
关于这封信，执笔的动机
只是向你诠释
我选择消失
以及放弃孤立的心态
放缓所有的时速之后
如何为自己，启开
另一道门槛，如何卸下
内心包袱，一座一座不欲回首的
月台

我是那么倦于浪迹天涯
我是那么倦于重覆演绎
独醒的角色；当所有的信念
转化为无奈的灰烬
我引身而退，像崩塌的建筑
追随硝烟烟灭

如果怀念
像当年强烈的对峙，时间
就地刮起呼唤的狂飙吧
让飞沙走石
拍击在行将僵化的所有
记忆窗槛与城墙上
敲醒被击痛的伤口
我将在山的另一端
最高的岩峭上
向你击掌
致意

稿于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 460 期

行至四十

能够预兑的
都给银行捷足先登
可以预约的
机会总是拢向年轻的怀抱
我行至四十
天外雪霜
却比谁都早到
欺骑压顶
给浮躁的性格
降火

五丈之外
依然感受熊熊的炉灶
观看骄阳在翻滚的巨锅里
土耳其浴
这种性格
就像恣肆不休的咖啡籽
又顽又固
加大量暖身的糖，加火
却又闹情绪

小心，张口直喷
火山熔岩

所谓情绪
比气候更难预测
却比蜂巢般地雷
来得敏感；从情窦初开
至相恋那一段执著
我常受风雨侵袭
阴晴不分
晨昏颠倒
轰轰烈烈，像迂雨疾驶的两座城市
相互撞击沉沦

能够预兑的
都给了捷足先登的银行
可以预约的
总是向年轻投怀送抱
我行至四十
除了诗，可以自给
除了爱情，可以暖身
除了糊涂，可以自嘲
其余诸如：
支付与敷收

人情世故

——未能称心称职

稿于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 460 期



陷落的城

其实都是一切城市重建而铸型
染发素、护肤品、流行装束
流动橱窗，一颗心灵一副道具
鞭挞与追逐，不断地压抑与挺进
那亢奋如初峻试用的音乐喷泉
狂喜地四周吐萤
爱情用吻来占据对方的犹豫
却用拥抱来掩饰未知的陷溺

这座城市始终是一座预言的试验室
像架空的爱情，在地轨衔接之前
漠视流沙与松土狂泻而出
单薄的地壳，承架着倒悬初笋般的
地基，多层组屋与附近矗立的建筑
作旱地仰泳
藉着猛烈的照明灯，我看见
地铁冲击的两侧，自厚实的钢骨水泥
有水渍渗透龟裂的部分
钟乳石无声落地开花
掩袭而来仿佛是涌进的海涛

一执呼啸无止尽地在耳廓回响
有人藉手上泊来的果类
咀嚼远景与欲望之间的距离
略带青涩，但那兴奋莫名的差距
已足够令人漠视
地基悬空的真相，像气候
不着痕迹地变化
却从他人的举止气色
斟酌爱情的糖量
以及来往账上一笔
从天而降的款项

一座城市果真不幸沉陷下去
在游戏的规畴里只不过是另一个起点
转换一个朝代
向一个过渡的方向踱去
最后又回到课题彙集的焦点
分尸对方

稿于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460期

墙背后冷冷的动机

当我发觉
有一种「动机」砌成的墙影
前后左右紧随我的步伐
我开始被激怒
沸腾的血，不断地燃烧
但燃烧之后
「动机」是否从此消逝
我原以为，赤诚与坦荡
战战兢兢，可以赎回
自己；其实不然
疏忽的心态被刻意扭曲
惭愧无地自容，意愿解体
被植成盘景内身不由己的
残缺，一只退守隅角的困兽
跌坐茫然，我是

我原以为，在自由呼吸的天空
我是参天巨树
有扑鹰搏虎的胸襟
张臂，撑托天上一隅荫凉

任鸟雀栖身，「动机」蛰伏
不因鸟雀啁啾而动容
却因鸟雀啁啾而释然
其实不然，所谓贪婪
再厚密的叶片，亦不能
掩覆他的意图，亦不能
敛收他的锐气
我惟有闪身入林
匿身茂密的树林中
因为我知道
他要的不是一颗树
他要的是
整座我心仪的
树林，一起毁灭
我的，甚至他的

稿于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 460 期

爱情定位

拾荒者一样，我无法
给自己一个肯定
我只有持续向外
把许多被遗弃的时间
搜索回来堆积
晾晒，或者分门别类

只有爱情，我可以肯定
它绝对是一种无声无息的
狐臭，不须启齿
不须文字，甚至不须感觉
当你抬眸
它确实已在那儿

稿于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 460 期

梦土

如此捶击
抡起千斤重的椿锤
向内陆
我的梦土，你的胸襟
那股抑压不住的兴奋
激夜不眠依然饱满的
欲望
在此起彼落的捶击声
比汹涌的南中国海
任何一次浪涛
激烈

我的梦土，你的胸襟
肩挑万吨堆积的云翦
我的梦土，你的胸襟
气魄才有如此壮丽连绵的河岳
我的双脚，比我的脑袋清楚
脉络跃动的次数
除了内陆蠢蠢欲动
继续挺进，意志持续

钢骨水泥在泛滥的雨季
成灾成蝗
城市狂欢
霓虹在拥挤来不及消化的后巷
紧逼的梵音拍打着胸怀
脸面焮汗

如此频密如雨的椿击
要生命不只一次绽展
初笋冒露的窃喜，经营节拍
我的梦土，你的胸襟
有我矿采不尽的意志
踩着晨曦展伸的铁轨
你打开窗
迎面而来的
第一声
哈啰
我是

稿于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 460 期

拢岸

从尘嚣激烈的码头出发
经过风雨飘摇
怒涛层叠的海洋
驶入今日，细碎浪般
喁语低吟的海峡
眼看就快拢岸了
才猛省
除了一艘破烂的船身
一个说潇洒吗？并不
说落拓吗？倒有几分
容颜可以印证沧桑之外
面对风起云涌之未来
我该如何演绎一个
转身而妥协的角色

每年除了向内陆呈报
税物，填写身份
登了岸
还必须向自己解释
扣除叛逆与傲骨

宽恕无知与拗执
放弃原则，厌倦飘泊
性格有所必要登陆扎根
而这段航程，竟然需要
二十年才能落实抵达
算不算挥霍了些

问破船，摇摇幌幌
问岸上灯火，高高低低
问擦肩路过的人，嚅嚅嗫嗫
只见黄昏，低首疾走
一阵清风
过长堤

稿于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 460 期

北望

——怀念吉兰丹一群朋友

当年局促狭长的甬道
犹抱怨不能让我全速
展翅腾起的上空
如今，不是正翱翔着年轻的后起
许多脱茧而出漫天袭来的骄傲吗？
我栖居在苍郁茂密的南方
却有候鸟不尽的惆怅
常因突变的寒热巨流
冗燥的闷雷猝至失措
压翅低飞
因气候
迭更行程

稿于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460期

质疑控诉

否决不意味着
你质疑我就必须折转回去
声音在上空盘旋
眼睛伺机猝击
耳廓蓄息移近
思想与年龄激辩
在岁月调色板上
更显现阴亮凹凸面。篡谋是什么
默许又是什么
合伙与承担之名份
脸色与形色之歧分

更甚是毁谤与真相
时常无法划清界限
忠奸调位
互济互惠
提携同行
有时教证据不敢指控
教材掩脸
事实更是四出劫掠的傢伙

从来没有点算
从来没有回馈
但因穿梭时空迁徙
分赃不匀
偶尔有低回依恋

眼睛在前方伺机
耳廓在两侧潜伏
思想在额际行阵
年龄在鬓角喘息
用手捉捏颤悸
用脚试探虚实
我告诉你，否决之捉捏
不因质疑而折返
却因质疑而前去
折返本身呵
就是一种向前

稿于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四年六月

刊于《蕉风》双月刊 460 期

跨

时间在激涌的上游挣扎

堕崖之际手紧抓痛

草木的根

不肯放手

不能放手

不能放手

手一松，天涯海角从此绝响

眼睁睁地看着

去年办妥父亲身后事

眼睁睁地看着

今年被推挤进紧急手术室的二叔

眼睁睁地看他

发白脱落

面容陷削

颤颤抖抖地

仍坚持用自己近乎失去知觉的双脚

站着

也要跨过门槛

才肯罢休的倔强
也要跨过
最终要躺下的
那一片土地

时间在上游挣扎
堕崖之际手紧抓痛
草木的根
时间不能松手
草木要咬紧牙根
像我二叔坚韧不懈的生命
一具跌撞而来的木筏
解体之前
誓要看清
匿在前头巨流中
是见不得人的暗礁
抑或
阴魂不散的
癌

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

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后方有妳

——写给吾妻

纵然前线城墙虚设
岁月弃甲缴械
河山变色
我仍从容撤退
归去
归去风纹不动的

后方
有妳

稿于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三年二月廿六日
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衔结在南北大道上 未能完成的一络情结

——诗赠全兴

一：无底深渊

除非异域，你将无法切身体会
雪之凛冽；除非是挫伤
像我一样，陷入柔软无底的深渊
你将无法想像，坐拥满怀憧憬的
竟噩梦连床般
无助与焦虑

当众心正开怀畅酣
丰美的收获时，我却必须
俯视自己，质疑
在同样艳丽锦绣的土地上
我却泥足深陷
何谓狼狽，何谓疏忽
何谓情有可原
何谓全盘俱墨

我当恒记取，街结南北大道
某一绪某一阶段某一部份
我挫折的，无法完成的
一一摊开，要内心坦荡荡
不得隐私
不得包庇
不得栽赃嫁祸
不得含沙射影
当一切重来
一切从头

二：我好吗？

如果所有的悲恸
能像手上驭驰的文字
蜻蜓点水抑或一笔带过
不着痕迹地隐逝
我将不会在此段时间
作无谓的过渡

我好吗？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不断地被咬嚼
与揭疤的伤迹
就像拌搅不休的混凝土

会有一段空间饱和停歇下来
然后凝聚，疗合
唯有静止，时间是一帖
良药

我好吗？纵然我笑得那么苦涩
但始终还能笑得出
一切往常
不必挂念

稿于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六日

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左手人的诗

□何启良

左手人是马华最出色的现代诗人之一。其诗没有被收入《大马诗选》和《大马新锐诗选》，并没有减经他的重要性，但却使这两本选集失色不少。左手人的诗大部分并不难懂，也没有所谓现代诗的「晦涩」和「神秘」，有些还可朗朗上口。他的诗充满了对生命的怀疑与肯定，对大自然的向往和失望，对时间的歉疚和对峙。我们可以说，他的诗是其个人生活与遭遇的自我表现。最难得的，是左手人能以自己的生活做题材，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诗。在他早期的诗里，有些还欠成熟，这是难免的。别人的影响仍有痕迹可寻；到了近期的作品，则已建立了其独有的风格。

从他的诗里，可以感觉到左手人对生命追求的强烈，对时间和爱情的敏锐；他是「以自己的舌尖 / 舐自己的体味」（〈窗室之内〉）的人，「我就是那阵狂飚 / 雪亮的刀」（〈歌〉）。我们可以期待其诗的豪迈与粗犷，但亦不能不欣赏其缠绵。左手人的文字是自己的，在字与字，句与句之间，都流露出他的诗天才。试看〈爱情〉，全篇一气呵成，表其情意之不绝。这样的文字：

「且把全部的
目光注视于你，牵引你
美丽蝶翅般的灵犀走进
你我共同建筑天长地久
的水平线上，」

给读者无限惊喜。类似的文字运用，隐布在左手人的佳
作里。

我敢肯定，马华现代诗的最佳作品，左手人的诗是其中
之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完全肯定他的诗的完美。但
是，左手人在诗坛上不可经视的份量，是我们乐于首肯的。

一九八〇年八月
刊于《人间诗刊》之四

独行的人

□张瑞星

左手人写过《千年空城》这样的诗：

「如果一座空城，残墟了一千年

花草不生……

即使没有人站着聆听

在空旷的城

一千年，光离的星座

熠熠纷舞，如千缕魂啾

亦不能

如古刹不绝的钟」。

读此诗，像聆听他诗中吹响的月夜箫笛；而诗人在不甘寂寞的把声音化为文字，为未来的晶莹完美而努力。《千年空城》是个从未成熟的现实到完美理想的过程，诗人最后的明悟是「错觉的征守」。批评家自可以把这样的诗归入浪漫、象徵、内省之类的诗例中。

但是左手人也写过：

「只有惯窃的鼠类

最爱偷窥别人的秘密

它没有情人

甚至咬嘴巴的机会都没有

牠只有嚼夜

腊味的夜」

这样用词遣句明朗、譬喻生动机智的作品。左手人在十多年的灯火明灭间写了十多年的诗，如今才有这辑诗出版，正如他自己所说，

「你并不惹眼

你欲静

你欲远行」

事实上，左手人在我们诗坛是个独行的人，他的轨迹写在风与尘中的诗意里，而拒绝归纳。

一九八〇年八月

刊于《人间诗刊》之四

一个需要超越的诗人

□飘贝零

人间诗刊第四种个人专辑所收左手人的廿六首诗，其中较为我喜爱的，几乎清一色是其近作，如〈独步〉、〈窗室之内〉……等，至于早期的作品，我只对〈今年雨季〉一诗情有独钟。这也许是我个人葵倾在淳实无华的一种偏向，跟作品本身可能俱足的独立性扯不上任何关系，所以这里顺便补上的一笔，是聊备一格的涉及主观而不在于知性的呈露。不过，更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这么一卷薄薄的诗丛刊，经已提供了一项比其原有范畴更为广大悠远的意义，即：作为一本不定期的纯粹性诗丛刊，它不满于局限诸家作品的彙集而已，编者风山泛似乎勇于具现新的风貌来面对新的挑战，虽然，像这样的尝试（之前有张瑞星的《眼前的诗》）于兹已不能算是一项创举，港台方面经已有人做过了，可是身为编者的赋予诗人的信赖，即由诗人本身自行选出其自认为满意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予以去芜存菁的呈现在这本寒伧的集子里，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颇为直接的鸟瞰式资料。在这本诗辑里，我们可以窥见左手人底气质及其在艺术的发展脉络风格、我们欣然看见诗人如何从早期的挣扎，以及显得稚嫩迂赋的章法螺旋式上升，成为近期的渐趋雄浑圆融的诗艺以

及更为成熟的人格等。

这里所辑由砚刀初试的作品〈铲雪〉，以迄近来的一些春然之声的廿六首诗作，是自成一系的，他的笔尖饱蘸着感情，似乎静水一样的表现酣畅淋漓的激情；在气魄方面，他容或还够不上波澜壮阔，但是他行文造势之起伏有致，并且更进一步丝丝入扣着一种造化的嬗遞不住。所以，他有了快乐，当然也会有啥所失之悲伤，这是生命的「相对性」呢。我以为，就其感性之真挚，又岂是那班故作矫矫出群状而互相吹擂文才武功寰内第一的千面文人的操觚伪情之作可颉颃者！？

是的，左手人是如此踏实的生活，也热爱生活——如〈窗室之内〉一诗所昭示的无懈不纵的精神面貌以及砥柱中流的信念，他就是这样的诗人，这样因敦厚之情不改而历久弥坚，于是乎擗管则直抒胸臆，极少花巧矜饰，乃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一大特色。

同时，左手人能够把自我从一片低色调中悠然地导引至一个超昇解脱之境界，是很令人激赏的。他的感觉敏锐，如水陆两栖的蛙类向黑暗世界狂捲而出又迅疾悖入的叉状舌头，即使在经由「自我澄清」作用的时空中，依然故我，依然执着灼热的信念勇往直前，职是之故，他没有诗人何启良那种忧国惠民之由于泛滥而自检的个人悲剧精神，换句话说，他即是没有知识分子在气质上趑趄不前的共相：两者之

间的殊异，也在在显示了他的积极向上之殊胜；至于何启良，这里想顺带一提，在比较上来说，他是可谓一个典型的旧时文人之气习，才情并茂，庸行庸言，不时流露出其远大的抱负，然而在社会行为的规范上，他所表现在其作品中积重难返的爱国忧民的滯涩精神，最易遭致别人的误解，而不时地被人引为笑柄。究其实，何启良此人或是与生俱来的内心的道德驱策力和感情上的挫折感才是促成他作品中为人诟病最多的拳拳大者，亦是促成因素的真正癥结，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否则，如俗谓之差毫厘而谬之千里，谈论他的创作反而成了节外生枝的一分子，此宜忌之。至于修辞句法方面，何君是直接承袭自台湾的余光中深厚的影响；他喜欢滥用叠字双声，往往因此削弱了作品中充满着浪漫色彩以及思想密度接迭如汪洋群阄之涵势。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敝人也许会有另外的专文以引申之。

其次，左手人是一个豪放的人，只是他的姿肆跌宕似乎缺乏一种冲淡的思想背景来支撑着，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轻浮（指诗中所表现者），在〈霸者〉一诗中至为明显的满溢了，因此，这首诗在气势上造成一种后天蕴含之虚弱感，虚有其表之自我表白，惟是尾大不掉而已，距离真正的豪迈尚有一段距离。所以，我是宁取其〈独步〉的成熟人格之那般自况，因不失其阳刚豪迈的真情流露及对人生人性的洞彻：狂飈、壁炉、岩峦、梵音、兽、波涛、火炬的夜、铁

羡慕……等意象虽然或富丽或凶悍，亦是幅惘无华，如果作者能在这方面多予留意，则必能人如其文。

所以，我是不大能够接受左手人早期诗作中所昭示的虚浮基础，他近期的作品，则没有了这样的弊病和自耽，反之，是明朗遒劲的线条所架构的生活气息、开拓的心灵，一如我在前面曾略为提及的：他已经从痛苦的经验中自拯进入一个激进意识型态的解脱之境，譬如〈窗室之内〉，诗人通过官能与外界所发生的自然关系而透视了事物的隐微。但在那时候，他是沉潜的：「我的身体躺卧 / 音乐不为甚麽地流荡着」，于是他遽然的援引自己于一个近似「格」物致知的生趣盎然的景观中，充满了强烈的意志力量：

「如果可能，代我转告
室外的阳光
不要松弛自己的步骤
若要风沙崛起
鲜明的旗帜就必须恒峙着
且一切要循序如昔
当我重来
我仍是最佳的接力手」

可是，为什么在芻论左手人的作品时不涉及技巧方面的分析比较呢？主要的原因是，左手人在「诗言志」的范畴中是相当传统而稳札的，我的印象中他的循规蹈矩是有点雷同

写作凡二十餘年的杰出（为人所忽如沧海馀珠的）诗人张生因，也即是说，他在创作的技巧上很难看出一种冥冥独造的「方法论」，实际上，他确是相当平铺直叙的：在意象的营造上，他或有匠心独运、令人击节的地方，但鲜少有繁密浓缩的意象之流动转换所俱有的连绵不尽，亦不若温任平于意象的刻意追求以自圆其「说」意涵之匠气。因此，也就没有了罗维尔·辛斯森（Louis Simpson）所谓的「廿世纪的诗人一直在技巧的危机中」的后顾之忧。

我想，左手人大概不是一个喜欢踵事增华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作品所渲洩时应运而生的特色中看出，惟其一点的虚荣感未予刻意的涤荡，也可以由其作品中的自我意味与社会的比重中一览无遗，这是无可厚非的，他既然不是神，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需要再超越的诗人。

总而言之，在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潜移默化的进趋历程中，他始于年少时对生活的纯粹憧憬，理想的追寻，而在这一段身体力行的实践过程中所附丽于母亲的孺慕之情或者其他的什么情愫，势必是自然的、在所难免的；因缘而生，则他为一种膨胀的内在欲望合应着现实的需要，在不断求索的结果，有以致之一种更为豁达的人生观，因此从其印证于生命，生命亦会有所建树，有所拓展了。

一九八〇年八月

刊于《人间诗刊》之四

现实·现实·现实

——读黄远雄诗的一种方法

□张光达

诗人写诗，选择生活中的题材入诗，诗人把自己置身于现实生活中，捕捉生活中的景物或现象，借物起兴。传统的诗观是，诗人即物（生活中的素材）本身已是一种写实心态，在这里物只是一个跳板，重要的是诗人如何赋予「物」更深一层的文义，因此写实心态与借物起兴的技巧息息相关。

黄远雄的诗，以政治社会为关怀的中心，有意把诗和当前社会现象甚至政治风云互相挂勾，间中也批判了现实问题。〈高空〉一诗，自然以当前社会现象为题材，其中「钢筋水泥」、「霓虹」、「男人公事包」、「烟酒香水味」更是现代都市的标签。对于写实论者，最理想的手法是摹拟（mimesis），诗人泯除自我，让所咏的对象客观呈现。〈高空〉一诗表面看来是客观的社会写实诗，却反而显出作者主观意识的投射，看看这几句：

一座鸟类绝迹的

高空

横架着钢筋水泥

张翅旋转着起重机的

高空

俯视着最早醒的城

在南马版的下端……

是谁在俯视着最早醒的城，作者第一人称的叙述地位被隐藏起来。第五行的「高空」有承先启后之功，既交代出高空的景象如何如何，也同时勾勒出高空「拟人化」后的某种动作倾向。如果我们同意有「拟人化」的意识存在，那么我们也应该同意作者主观意识的投射。一种纯粹的客观写实是不可能的，作者愈是尽量泯除自我，愈发容易认同而牵动心理，知觉或不知觉的藉文字表露出来。其实读者在读这段诗时，真正的俯视者就是读者，读者唯有感受，才能够认同高空所处于当前时空的尴尬位置。

黄远雄的咏物诗，陈述（discourse）的性质显而易见，作者喜爱介入事物中，把自己的理念与情绪加进去，这也因此解构了咏物作品的写实精神。诗题〈河的构思〉、〈候车心情〉、〈读报心情〉、〈背水的感觉〉充份彰显出咏物作品中的「后设陈述」（meta-discourse）。在〈河的构思〉一诗中，「我」即是河：

这不是怡情的窗櫺

谁都不想走上极端

像街头群众抗议

你看我，妥协地

脸向大自然依归
不回首，不把性格
流露，不把恋情
向你
缓缓细诉

这是一条河的自白，河的形象活现于「向大自然依归」、「不回首，不把性格流露」诸句中。黄远雄自身一股极强烈的政治意识射到河上去，相应地这条河也沾上了浓厚的社会批判。读者面临这份反讽语调，惊喜而不突兀，这份感觉和感受最易使读者认同河与现实社会的紧密关系。作者的政治意识，在〈楼上楼下〉一诗中，以楼上「登音」和楼下「渴望的眼睛」作一对比，更形冲突。这份冲突撞击着作者，终于以一种喷射式的语言暴力渲泄出来：

我们开始猜疑诚意
我们开始敏感处境
我们开始怨愤安排
我们开始仇视肤色
我们近乎失去理性
我们不再相信诺言
绝不

「绝不」一词斩钉截铁，语气强硬，但不免同时具有太过执着而濒临绝望的悲怆。另一首〈动地吟〉也有类似的展

现，其中对社会民族的讴歌已不是「写实」一词所能概括。

九〇年发表的〈背水的感觉〉一诗写于新山，我们可以想像当时诗人背着新柔海峡，面对家国社会民族种种困局，一时感慨万千，久久无法释怀。作者在这里毅然舍弃了写客体的摹拟戏剧，采用一般抒情诗的第一人称叙述，直抒胸臆。全诗的语调充满豪壮苍茫，大量运用成语俗语如「后无退路」、「枕戈待旦」、「山河犹在」、「破釜沉舟」、「一鼓作气」、「力拔山兮」、「义无反顾」等不但没令人感到堆积填鸭，反而能造成一气呵成义愤填膺的感觉。在这首诗中我们颇能看出黄远雄致力于文人心境与现实关怀的拓展，以一种晓畅明白的语言方式，趋近日常生活的语言系统，展现人性、世情和生命三者间互相辩证的氛围。

〈候车心情〉、〈读报心情〉二诗，写的是日常事物，候车与读报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大家对于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已经处于固定反应的状态。诗人之所以为诗人，便是在一件平常生活化的事务上，能藉着敏锐的感受，从平凡中看出不平凡，从中撷取到一个具备灵视的对象世界。早晨起床，掀开窗帘，阳光照进屋里，这件事好像没什么可入诗的，可是诗人洛夫偏偏从中受到感动，写下如此精警动人的句子：

掀开窗帘，晨色涌进如酒
太阳向壁钟猛扑而去
一口咬住我们家的六点半

涌入的晨光速度疾速，用「猛扑」形容可谓生动有力，光线照进屋里，屋里的人一眼看到壁钟上的长短针指着六点半，这情形确似是阳光稳稳地咬住六点半。这种写法是动态的、鲜活的，原来日常琐细的事务也能够处理得如此动人，而不令读者感到烦闷无味。

回头谈谈黄远雄的〈读报心情〉，与洛夫的充满喜悦开朗的早晨正相反，黄远雄的早晨充满不快。作者面对的是「长年禁锢」的窗，阳光「狼狈地跌撞进来」，首节的「被一份刚出炉的早报扯醒」，「扯醒」二字已预先为全诗的无奈与不快埋下了伏笔。作者面对如此不快，仍然得毕恭毕敬（或战战兢兢？）地道声早安：

早安

比梦魇还高的野草

比黛磐还黑的孤寂

漫长的黑夜过后，面对的却是「比梦魇还高的野草」、「比黛磐还黑的孤寂」（黄远雄另有一首诗题为〈梦魇〉，是否纯属巧合？），这里的讽嘲意味就很浓厚了，但如果以新批评的眼光来看，讲求精读细品，反覆出现的「早安」更具反讽意味。「早而不安」却还要声声「早安」，不只社会现实层面的「真实」被解构崩溃，就连长久以来语言文字学方面约定俗成公认权威的概念，被这个「早安」一词撞击得岌岌可危，随时有倒塌的可能。语言文字的不稳定性和不真实性在这里显露无遗。另一首〈交易〉的末节：「早安 / 阳光 / 合

作愉快」，有异曲同工（或同曲同工？）之妙。

黄远雄走过一段漫长的写作道路，从七〇年到八〇年代，从左手人到黄远雄，本文所讨论的诗作都是发表于八〇年代里，散见《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与《蕉风月刊》。对于黄远雄作品，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予以品评或讨论。笔者相信，以现实关怀的拓展为出发，以写实风格的晓畅语言系统为本格，可以呈现出一种逼近真实而坦若平原的音色。我们在其诗中读到的是「真实」，不是「写实」。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一日
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后记

我写诗，断断续续地写了廿五年。（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二年），才有这本诗集出版。

我无话可说。

对于部份遗失，以及另一部份割爱的作品，我都深感抱歉。

如果您能拨时间读遍我诗集内的每一首诗，每一缮文字，我会觉得廿五年并不完全浪费。

廿五年，已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如果写诗写到必须重头来过，我会觉得很悲恸；如果可能，我情愿断断续续的写下去。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 黄
远
雄

致
时
间
书

1
9
1

我 們 只 有 一 個 地 球

惜



福

我 們 只 有 一 個 地 球

- 一：節用能源如電流、食水。
- 二：實施資源回收，將紙張、塑膠袋、玻璃瓶、鋁鐵罐分類處理，以便再循環應用。
- 三：節省紙張，不亂砍伐樹木。
- 四：減少垃圾，愛護環境，不用免洗餐具、免洗筷及保麗龍餐具。
- 五：減少空氣污染，不亂擲垃圾，不在公共場所抽煙，採用無鉛汽油。
- 六：節約物質，儉樸知足，惜福；身心常樂。布施利他，和平共處，共創人間淨土。

營業時間：早上十時卅分至六時卅分·週日、假期至五時正

佛學·哲理

·文化書籍·精品·卡帶·佛教文物·專賣店

白屋書坊

總代理：十方／正剛／东初 出版社佛書

弘一大師遺墨

- ① 格言書畫 (八張) (再版中)
- ② 戒學書畫 (八張)
- ③ 護生畫集書畫 (八張)
- ④ 明信片 (四張)

書畫

- ① 大虛大師遺墨 (六張) \$ 1.50
- ② 十二生肖書畫 (十二張) \$ 1.80
- ③ 傳燈錄 (八張) (再版中)
- ④ 慧能門下
- ⑤ 禪門五宗 (六張) \$ 1.50
- ⑥ 十牛圖 (十二張) \$ 2.00

白屋詩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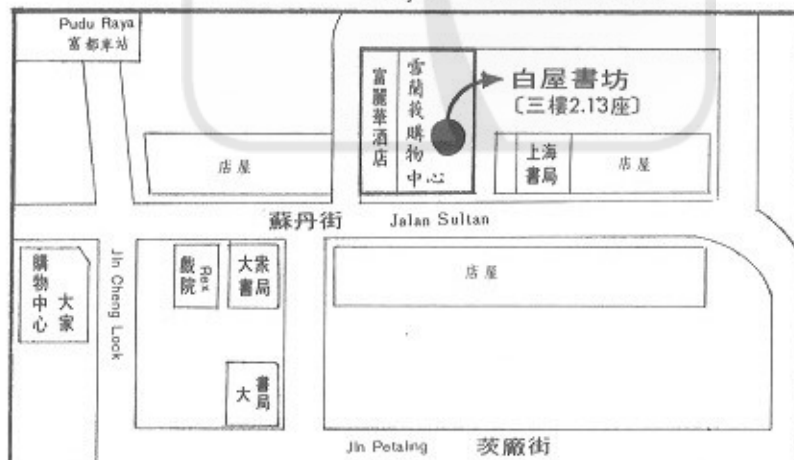
- ① 詩七首 (八張) (彩色) 釋維程 \$ 2.20
- ② 一點心 (八張) (彩色) 黃學海 (售完)

其他

- ① 西方三聖畫像 (三張) \$ 8.00
- ② 佛教信紙 (諸惡莫作) (30頁) \$ 2.00
- ③ 佛教信紙 (念佛聲莫停) (30頁) \$ 2.00
- ④ 白屋稿紙 (A4開本/700字/60頁) \$ 2.50
- ⑤ 佛教稿紙 (A4開本/700字/60頁) \$ 2.50
- ⑥ 觀音 Sticker \$ 1.00

白屋書坊位置圖

Lot 2.13, 2nd Floor,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P.O.Box 11848, 50760 K.Lumpur,
Malaysia. Tel/Fax : 03-2327412





十 方 文 庫			
— 文學系列		定 價	書 號
①	等一株樹(雜文)	傅承得著 (售完)	1G18706
②	大學生手記(散文)	瘦子著 (售完)	2G18710
③	趕在風雨之前(詩)	傅承得著 (售完)	3G18801
④	一九六四(小說)	葉維著 RM4.00	4G18802
⑤	沙城(劇本)	戴小華著 (售完)	5G18803
⑥	教書匠·印度廟(散文)	瘦子著 (售完)	7G18901
⑦	魚歡(雜文)	悄凌著 RM6.00	8G18905
⑧	無葉的果實(散文)	陳雪鳳著 (售完)	9G18906
⑨	一點心(散文)	黃學海著 RM4.00	10G19001
⑩	夢裏的前生(小說)	徐流著 RM4.00	13G19010
⑪	前夕(小說)	小黑著 (售完)	15G19015
⑫	千山我獨行(詩)	莊廷波著 (售完)	16G19016
⑬	三人行(詩)	何曉義 / 盛輝 / 釋繼程著 RM4.00	17G19023
⑭	無盡的故事(童話)	徐流著 RM4.00	18G19101
⑮	那年的草色(散文)	何乃健著 RM6.00	19G19201
⑯	週蕩在馬大校園的師生曲(散文)	鄭良樹著 RM6.00	20G19203
⑰	熙攘在人間(散文)	祝家華著 RM6.50	21G19206
⑱	香港大學(小說)	鄭良樹著 RM6.50	22G19301
⑲	生日宴(小說)	馬夫之著 RM8.50	25G19402
⑳	稻花香裡說豐年(科意小品)	何乃健著 RM8.00	28G19405
㉑	斑苔谷燈影(散文)	何國忠著 RM8.50	28G19502
㉒	塔裏塔外(散文、隨筆)	何國忠著 RM9.00	29G19503
㉓	致時間書(詩)	黃遠雄著 RM16.00	32G19601
㉔	我情我懷(散文)	鄭良樹著 (編輯中)	
㉕	快門速筆(攝影筆記)	林金城著 (編輯中)	
— 生活系列			
①	到美國深造去	鄧梓儀著 RM4.50	6G18804
②	天上人間(神男仙女的愛情故事)	張木欽著 RM8.50	27G19601

—— 評論系列				
①	多元種族政治及其他(政治)	朱自存著	RM8.00	11G19004
②	畢竟有聲勝無聲(婦女)	戴小華著	(售完)	12G29005
③	墨筆丹心(文學)	陳習風著	RM9.00	14G19014
④	從傳統尋找現代性(儒學與華社)	曾慶豹著	RM8.00	23G19302
⑤	今我來思(思想 / 政治)	何國忠著	RM10.00	24G19303
⑥	荷塘中的連綿(文學)	何乃健著	RM14.00	30G19505
⑦	面向權威(時評)	何啟良著	RM16.00	31G19506
⑧	華人社會觀察九題(社經文化)	林廷輝 / 宋婉瑩著	(編輯中)	
教 育 叢 書				
—— STPM 中文指定用書				
①	文選	增訂版	RM8.00	1C48608
②	小城故事	增訂版	RM8.50	2C58604
③	中國新文學廿年	修訂版	(售完)	3C29605
④	寒夜	增訂版	RM9.50	4C68704
⑤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選集		(售完)	5C18703
⑥	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冊)	增訂版	RM28.00	6C58609
⑦	中國文學發展史(二冊)		RM23.00	7C29019
參 考 系 列				
—— STPM 中文參考用書				
①	STPM 中文試卷一	黃學明編 著	(售完)	7A19002
②	STPM 中文指南	黃學明等編著	RM5.00	8A29005
③	中國文學發展史問答	黃學明編 著	RM8.00	16A19403
—— 高中統考中文參考用書				
①	簡明文學史問答	黃學明編著	(售完)	12A29011
②	高中文言語譯	黃學明編著	RM9.00	15A29306
—— PMR / 初中統考中文參考用書				
①	初中華文作文	黃學明 著	RM4.50	9A29007
②	初級語文知識	黃學明編著	RM4.50	10A39008
③	初中文言語譯	黃學明編著	RM4.50	11A29009
④	分類名句精華	黃學明編著	RM4.50	14A19104
*本目錄之定價如有變動，概照門市售價為準。				



十方出版社



書目

佛 教 文 庫				
		台港定價	星馬定價	書 號
—— 經典系列				
①	六妙門講記 釋繼程講	NT 160	RM10.00	154129106
②	小止觀講記 釋繼程講	NT 160	RM10.00	164139202
③	大智度論(十册) 龍樹菩薩著		RM60.00	18419205
④	釋禪波羅蜜校註 智者大師著 / 黃學明校註		(編輯中)	
—— 法海系列				
①	解脫之道(佛法終極的關懷) 釋繼如講	NT 150	[再版中]	22419401
②	《佛法概論》導讀 釋繼如講		[編輯中]	
—— 評論系列				
①	一代天師範 釋繼程著	NT 160	{售完}	31118902
②	談經說論話人生 釋繼程著	NT 160	{售完}	51118909
③	人生佛教概論 釋繼程著	(再版中)	{售完}	61118909
—— 文學系列				
①	佛國楞伽記(錫蘭遊記) 釋繼程著		RM4.00	11118905
②	緣(散文) 塵 僧著		RM6.00	2128309
③	出家情(散文) 釋繼程著	NT 150	RM9.00	
④	拈花錄(散文) 黃學明著		RM4.00	71119012
⑤	筏(散文) 釋繼程著		(再版中)	
⑥	菩提林(散文) 蘇清強著		(再版中)	
⑦	浙瀝的簷雨(散文) 何乃健著		(再版中)	111119021
⑧	悠然(散文) 釋繼程著		RM6.00	14119105
⑨	禪話綿綿(散文) 釋繼程著		RM4.00	15119207
⑩	花花世界(散文) 釋繼程著	NT 150	RM9.00	21119307
⑪	翱翔佛法太虛(散文 / 隨筆) 釋繼程著	NT 160	RM10.00	24119504
⑫	禪在蟬聲裏(散文) 何乃健著		(編輯中)	
⑬	掌中水月(散文) 黃學明著		(編輯中)	

—— 普及系列				
①	學佛初步	釋繼程講	RM1.60	8H39017
②	青少年與學佛	釋繼程講	RM1.60	12H39102
③	當個好佛青領袖	釋繼程講	(再版中)	13H19103
④	如何修行佛法	釋繼程講	RM1.50	17H19204
⑤	拜佛與修行	釋繼程講	(再版中)	20H19304
⑥	話盡山雲海月情	釋繼程講	RM1.60	23H19404
圓 覺 叢 書				
—— 妙雲選輯(上編)				
①	佛法概論	印順導師著	(再版中)	
②	成佛之道	印順導師著	(再版中)	2F18805
③	般若經講記	印順導師著	(再版中)	
④	辨法法性論講記	印順導師著	RM5.00	4F18910
⑤	勝鬘經講記	印順導師著	RM6.00	5F19022
—— 禪學開示				
①	佛心眾生心	聖嚴法師著	RM6.00	6F19306
②	禪的體驗	聖嚴法師著	(編輯中)	
禪 定 叢 書				
①	靜七心影 (靜七心得報告)	釋繼程編	RM3.50	3D18709
②	細水長流 (精進靜七心得報告)	釋繼程編	RM5.00	7D19003



致时间书

©Omnipresence Publisher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著者/黄远雄



类别 /
十方文库·文学系列
责任编辑 / 黄学海
美术编辑 / 徐流
封面 / 内页设计 / 徐流
初版 / 一九九六年三月
第一次印刷

售价 / 马币十六元
星币十元

书号 / 32G19601
ISBN: 983 - 9860 - 24 - 0

出版 / 十方出版社
Omnipresence Publisher

发行 / 白屋书坊
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 - 13, 2nd Floor,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P. O. Box 11848, 50760 K. Lumpur,
Malaysia. Tel / Fax: 03 - 2327412

打字 / 文化长城打字中心
Tel: 03-7912455

印刷 / Perniagaan Yakin
No. 4, Jln. Pudu, Ulu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如有缺页或装订错误, 请寄回本社更换。

一九七九年之前，他常挑选工作，挑剔上司，以转换工作环境为乐。所以一直没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所以许多诗作，经过发表刊登之后，在迁徙辗转中流失。

一九八〇年他结婚，开始转性。

一九八七年他创业，从事二手建筑工程承包商。

一九九二年，事业上大演滑铁卢，元气大伤，且负债累累。

幸亏有爱情在旁扶持。

幸亏有诗，满腹心酸可以满纸渲泄。

目前，他正在捲土重來的途中。

结集出版这本诗集，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就像迎娶妻妾进门，挥扫一片不见天日的阴霾，给她一个堂堂正正的名份。

转身，把一束风雨暂搁在门篱外。



致时间书

 黄远雄·著



RM 16.00 S10.00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Malaysia. ISBN: 983-9860-24-0